

857

十年流亡之生日吟

余越園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9915B

生日吟自序

流亡海上忽忽十年矣此十年中每逢生日不問環境如何忙裏偷閒必有吟詠雖體裁不一短長不一要皆述往事紀現狀不作浮泛語其中己卯甲申兩生日長歌當哭自創一格所敘事實謂爲我之痛史也可謂爲浙之痛史也亦無不可我平時讀詩貪多務速既未悉心體會又未專重一家俯唱遙吟漫無所祖且性坦率往往不加思索凡所欲言吐筆卽隨之字句之間推敲恆鮮況一年一度過去輒不復記憶致有同一事而數見者老年情態殆屬難免覽者其諒我乎總之我非詩家值此時代一無聊賴百感交橫乃藉此自遣耳回憶五十年來爲國爲民不滿於當道措施之文字與夫上論古人及遨遊南北嘯傲煙霞感慨身世諸作積六
今大冊嘔盡心血俱于倭奴浩劫中散失無存此誠一大憾事也

流亡十年隨地隨時秃筆一枝未嘗釋手除公私函牘外有山中吟海上吟生日吟三編姑置其他于異日將生日吟先付手民供諸君子一覽覆瓿覆瓿惟命若言求傳于世則我豈敢戊子年春退叟許行彬自序

戊寅 六十五四絕

農曆十月初十日爲余生日辱荷諸友讌於大雅樓不作華封之祝有類新亭之敘爰賦四絕

幾經虎口一餘生
雙十年年酒共傾
憶自離鄉流浪後
不堪回首話前情

國難聲中舉目看
兩京多少沐猴冠
同來故舊皆懷葛
值得開樽集一團

借此同登大雅樓
有人涕淚話杭州
亂離時節能相會
一席長教紀念留

六五誕辰海上過
大家喚我老哥哥
自慚苦命偏多厄
誰道人間福壽多

己卯 六十六七古 三百六十韻

虛度六旬又六身世堪憐避難兩載有餘河山多故歎駒光
之易逝媿馬齒之徒增回首故鄉天荆地棘寄身孤島人鳥
室籠既無補于時艱又難免夫俗累趁百感交橫之日寫一
生甘苦之情雖曰歷劫遭磨個人之命宮如是要亦此興彼
仆大局之歷史攸關不厭詞繁聊抒氣憤非效龍門之自序
藉作鴻爪之留遺爾

老夫今年六十六六經三傳自幼讀遜朝取士重文章也曾名場
爭逐鹿縱然博得一衿青不把巍科縈昏夙邑中惡少逞橫暴擄
勒竟藏鄰兒櫝恰好祭潮大吏臨上書誰料禍機伏是非顛到一
筵間縱匪偏有鄭州牧訪文下地肆淫威月夜望門便投宿破產
相容有紫陽一時苦難露面目舉子業廢學堂興變名從此效張
祿著李一肩行一箱瑯琊作伴免孤獨扁舟往試列前茅自喜漢

行

書

書幸早熟壯歲猶廁童子儔降姑爲婦深慚慙滿堂同學戲相呼

兩字頭銜稱長族忽忽三年告分離東西南北各馳逐前清光緒二十五年間子鄉幫匪橫行

妾

有張姓子被匪擄勒予科試赴杭將其情通稟撫藩臬署爲州牧鄒汝駁所卸恨八月十八潮日李廉訪希杰來甯祭朝張姓及呈求緝匪鄧即送一訪稿與李誣予受訟遂控李據稿令飭祭辦鄧奉令後實行其滅門令尹之權拘予到案發押學堂議請城紳詳革予之衣項冀甘心焉予得汎潛逃匿岳家朱姓半年予原名葆光改名祖謙投考浙江高等學堂同伴王景韶試題係漢高祖得天下論其時同學年在三十以上者祇予一人廢銅爛鐵感提攜當

道之前輒推轂下士忝爲座上賓亦文武事案牘將軍失勢仍

與遊紙醉金迷遭謗讟忿然去職賦歸今有田可耕願叱犢予畢業後由杭辛齋

在浙撫增韞前游揚增先命代擬農工研究會訓詞一篇頗愜意予乃得農商工曠局及陸軍小學堂兩文曠職是時有望雲亭者與枕有舊寓劉觀察廷鈞家時邀予作北里遊杭聞之密勸予曰望將軍行止不檢予雖舊交已淡漠視之君宜少興往來予不能聽一日枕書一聯於予之案上曰冷眼先從觀我始熱心只恐誤人多予讀之負氣回家甌江一電突飛來重操舊業談教育蹄涔

勺水鯉難容千里乘槎往不復宣統元年温州師範學堂少一心理學教員有某同學知高等學堂此項講義係予所編來電邀請予往就之暑假後即却聘清

政不綱民怨咨鼓吹革命筆毫秃鐘聲驚動武林城大索風傳逃

匿速予自温州回杭組織浙江白話報旋與杭辛齋合辦浙江白話新報并與其姪卓英創辦省鐘報時武漢起義予於革命大事鼓吹爲增韞眷屬遷滬予有先去以爲民望之刺增追其眷回杭棹遊杭上下城以示未行已不嫌於予復因城隍

山埋轍之紀載大怒指爲煽惑軍心立傳巡警道楊士燮到署面諭捕予正法楊謂許某非革命黨殺一不辜於心不安是革命黨促禍暴發於大帥亦不利旁坐慚毓珂袁思永亦觀察均然其說增默然楊退即密令宗陽宮巡官劉紀正通風予得脫次日大索

予不得歸咎於楊調楊溫處道而以溫處道郭則澐調巡警道轉眼豎起光復旗不爭榮利儕鷄驚婦人醇酒隱

瓜山間或詩文諷食肉浙西大利歸農桑時到春深蠶上簇財務

機關亟需才謀徵繭稅充杼軸一官承乏到家鄉黽勉差免覆公

餽浙江光復後子任海甯第一次藥捐局長公畢會逢選政開父老冀為地方福一致擁登議士

壇指陳疾苦共悅服方期雅頌慶承平那曉風雲起大陸獨立滬

寧事不成兩書同被偵者驚項城密令絕亂源俯首就羈聽三木

至友彥昇苦相隨夜談國事淚盈掬人妖誣讎亦成嫌同拚頭顱

莫畏縮白頭老父遠來探相對無言祇一哭興武入京寬大求黨

人一例免株戮此身化險得為夷一度又遭軍官鞠宣告緩刑保

釋回囑毋逗遛三天竺癸丑甯滬之役浙議員十六人函請浙都督朱瑞獨立莫永貞劉琨兩議長下即予名子單獨又有一書與衛戍司令張載陽事敗後袁世凱電浙有據參陸兩部密報

浙江鼓煽最烈者有許祖謙任鳳岡兩人者即拿辦以絕亂源等語予與任先後就逮由憲兵司令部而軍政執法處而都督府凡四閱月一初次訊問提及某報所刊人妖廣告蓋是時某報指民黨重要分子莫永貞呂東昇及子等為人妖也一賴朱福誅吳賽

廷陸宗輿馬湯楹等營救組織軍法會審減輕刑期宣告緩刑保釋之日朱氏邀至客廳敘寒暄後囑令趕速回鄉毋復居杭城此案始末詳載當年浙江公報

自知必死竟生還閉戶

讀書重事畜卅載老友以書招牢騷何用長滿腹出遊燕趙亦良

佳襟被欣然走僕僕杭顧沈徐日盤桓頤和瞻望空嚴肅眼見達

官豪富家萬般齷齪圖成幅奴隸製造痛哉言不願久留謀飲啄

悵悵南歸家食甘離京甫植陶潛菊予出獄後甲寅五月杭辛齋來書邀遊北京予抵京與杭等同居敦家坑海昌會館顧乃斌徐卓沈王植晨夕盤桓

予每見蠲觀舉動深以為恥杭曰北京乃奴隸製造廠也予不願久留遂南歸 陡傳老友被羈囚同逮何人名莫卜電訊祇

將一姓傳親朋誤認眉皆蹙予歸後數月杭辛齋以被逮開滬報喧傳有一同伴許姓而不誌其名親朋以予有入京之行皆誤認予又入獄 天心惡

暴洪憲崩北面稱臣齊退谷幸運悔翁雙印兼東萊依舊清風穆

蛟龍豈是池中鱗不甘人下心中早蓄一起一落一家中浙人自治

長城築首先恢復議事權容納民意懲貪黷何圖長浙未經年禍

起蕭牆小不睦于木電勸近滑稽楊齊頃刻新恩沐舞台痛說浙

局摧一片掌聲漸離筑外兵入境此開端固拒不獲愁千斛丙辰夏袁世凱暴亡

浙督朱瑞逃往天津屈映光以巡按使兼攝督蒙嘉湖鎮守使呂公望起而代之予與何紹韓等要求恢復省議會呂從之正俾開會期間忽以傳其永接辦省警廳事發生衝突滿城文武紛紛電京辭職段祺瑞電復有諸弟小有不睦何必出此原擬以周鳳岐

長軍政張載陽長民政由呂氏電請任命不料次日段已命楊善德率兵入浙齊耀珊長浙矣浙人開公民大會於城站第一舞台演說浙江門羅主義從此打破聽衆掌聲如雷謂須拒絕外兵入境專車赴龍華謁楊楊稱拒兵即拒我黨不能允呂語予曰事已至此公民大會不必復開蓋此時楊之部下謂名為公民大會實即公望大會也

惟仗良言筆一枝温犀禹鼎慰伯叔吉林盛

氣詆朝臣對此視若陳琳檄擁隊揚威入議場厲聲叱退如退敵

妄加該字議員頭反詰一書語中的莫謂浙人懦可欺挺身奮鬥

情歷歷第二屆浙省議員予又當選與任鳳岡合辦一頁言報對於齊耀珊裁撤審檢所案認為措置不當時加指摘司法總長張耀曾表示同情齊竟痛詆張氏而對於其言報雖欲封之而未敢浙議會開會齊初次出席不知省議會法

獨善其身嘉名錫千百青年左右圍奪門而出門難覓一編議史所帶衛隊闖入議場經予依法詰責始命退去予為警備隊經費提一質問措詞嚴峻齊恨之答復書中有該議員一語予據正義駁詰聞齊回京時鈴鼓局長郭則雲會以此笑話為問

永留存羞彼貪夫驚枉喫佼佼錚錚同伴誰有人匿笑旁吹笛浙議

費每月八十元有某議員等主張加為一百四十元或一百二十元杭城學界經亨頤西湖風景甲寰球虎

視眈眈雲霧寶石索錢又寶雲假名慈善斥夷狄紫雲事了問

黃龍長使梅花拋瓦礫寸金土地主權尊豈徒援救方外溺保留

名勝我肩任媚外偏逢豕白蹄一粟瀛寰竟與題官聲未免大狼

藉英人梅藤更垂涎西湖山地動假慈善名義購買有陳子耕者爲虎作倀前清寶石山案迭經交涉卒賠款贖回民初紫雲洞僧文通以寶雲山係該洞產而梅又有串購事請子力爭子據條約外人不得在內地置產與梅訟梅延高易律師仍不直寶雲山案了後梅突在黃龍洞旁築一牆圍予又請官廳干涉無如何而拋棄之子徇方外之請力保土地主權而浙長齊耀珩竟與猶太人所築之別墅題一額曰瀛寰一粟真不知其心肝何在 辦軍復辟偪黃

陂天下紛紛心戚戚偵得軍團真相明電陳大樹休觀壁揚清激

濁兩未能卒把良言付悄寂 張勳復辟時各省督軍態度不明予主辦良言殺往詢第二師長張載陽請盧永祥督辦宣布真相廣允之但讀盧電有揚清激濁兩有未能語深

爲駭詫除電馮副總統國璋入京行使職權外即與同 清議既衰眼去釘吏治窳敗逞言績

爲文彈劾款臚陳東海始驚羣情激下令吳興長梓邦誰知惹起

妒風擊密函三老說其因吳興南下任搜剔同城文武輒相煎遇

事還請當鋒鏃三屆省選令惟行一通豔電如霹靂小女陳尸猶

在旁催促登程淚珠滴熱血滿腔急於公離家不管家中感武人

干政分不當馳到春申加指摘發揚民氣一人擔戰勝強權公理

析軍閥也多儒雅流撥開雲霧天日覲選舉告成功不矜讓人領

袖慕退鷁民之喉舌在新聞以地命名誓蕩滌不怕死兮不要錢

重張旗鼓乾且惕杭州片紙快睹先不脛而走捷如驛畢竟武人
氣未降時勢造成筆無益江陵何事遊湖濱一席華筵叨作客怒
目閉門慷慨談東南局面將更易回京組閣示權衡浙長出在井
亭宅我友登台非不歡義爲我友爭人格軍民分治願能如正好

推行錢鏐策

自良言報停版後齊耀珊自特有援益無顧忌徐世昌任總統時予於省議會提一彈劾齊案二讀通過後沈定一主將原文分電北京廣東稱孫曰中山先生自不得不稱徐曰菊人先生而徐閱之大驚疑浙

議會譚樞大總統始特獨立命浙人沈金鑑長折爲廣永祥所拒予謁浙江一二兩師長潘國綱張載陽知皆無拒沈意遂密函錢能訓孫寶琦汪大燮三老告以內容沈南下抵杭站下車第四師師長陳樂山竟嚴行檢查以辱之沈閱歷甚深遇事又不肯敷衍每有爲難雖深夜亦必請予與任鳳岡籌商對策以制虛迨三屆省議會改選頗憾議會製肘發一豔電阻止沈欲辭職警務處長夏超政務廳長馮學書尼之邀予至省巽密商囑予至申託民意以促其覺悟予先後邀王景韶嚴獨鶴馬湯檣草擬各項電稿修正後交由董仲章拍發並迭登各報廣意稍緩嘉湖鎮守使王省首允開選次第選舉有以副議長一席相界者予不受焉予辦杭州與蔣方震沈定一劉大白張謇顧維鈞等均延致館中時稱人才報紙頗爲社會歡迎張紹曾來浙設筵於清華旅館同座皆報界中人張氏發言似啣有密查浙事之使命旋可京組閣即任命張載陽爲浙長蓋與廣有約也張爲廣舉浙人以趙孟所貴爲警議子係張老友似不應反對然恐廢于與其行政權亦伴爲指摘廣果懺於物議而聲明一切

會值北

平久賦閒異想天開招裙屐山明水秀吸遊資博覽爲名特設席
取費食鹽附稅增民房折毀會場闢羣公袞袞祇逢迎舉座無人
敢嘖嘖不揣孟浪往事提民窮財盡請完璧北平無語緩實施籌

備草章允改革浙政之權浙人操差能顧念地方瘠

前財政總長李鴻來杭擬辦西湖博覽會招致外

商吸收遊資原定計劃經費則取給於鹽稅地址則將運司河下與陸軍同袍社附近一帶民房拆毀改建會場邀集官商在商品陳列館會議座上皆唯唯諾諾子獨以為不然並列舉巴拿馬賽會及南京勸業會貽人口實諸端請注意至加鹽附稅及拆屋之

舉尤期期以為不可聞者愕然張載揚枉駕顧子謂虛永祥以李聲望鼓浙中無可安置特設博覽會長一席以敷衍之事屬民政虛已說明一無成見李亦主設一評議會再研究辦法以期無累於民云云此可證浙人謀浙尚能顧念地方而非一意孤行也

無奈鄰封把絆挑兵戎相見爭收獲前門拒虎後進狼失守仙霞

演活劇是否浙軍別有情退却曷為如此迫玉川縱肯坦然東部

下疑團都未釋我友鄉邦冀保全尊榮做屣明心迹獻欵言別送

登車不為友惜為浙惜

虛齋戰爭說者謂起釁於鴉片當時之軍隊直撲江蘇而以浙軍守江常門戶不料砲兵隊長張國威猝以失守仙霞聞潘國綱又不戰而退虛不得已棄浙而陳

樂山等以浙軍暗通孫傳芳有意倒場揚言先與浙軍決一雌雄張載揚恐禍及桑梓立將師長職讓周鳳岐省長職讓夏超夏身從虛走滬臨行予往送無限感慨

江東箬帽下杭州驕態

令人指欲戟兩次邀談未奉遵書生結習堅如石腕下有文直筆

書詞嚴義正褫其魄幾回壓迫赴軍營董宣強項笑猶昔

乙丑孫傳芳長驅入浙驕甚倩

同鄉陸軍中將周承炎邀予談話未往也予辦杭州報信筆直書罔所顧忌先後由上官雲相汪其昌等傳予至憲兵司令部予處之泰然

青田養士露鋒銚調虎離山

陰計劃有友金陵甫言歸寄聲兩長如棋奕揮毫放膽廣傳宣江

浙士民滋不懌，揭破陰私互易謀。宛同台諫批鱗逆，雷霆怒發不容辭。就縛階前危旦夕，禁閉空房暗自傷。眼中祇有牆間隙，忽見草草字數行。舊雨手題人已辟，觸目驚心過慮生。微軀毋乃也遭帛，故人查呂辱關懷。來告各方救絡繹，何物兔兒妒忌萌。特停接見重重隔，末由一見泣沾襟。老父含悲淚如汝，妻妾呼天天不聲。風聲最怕逢屠伯，再三訊鞫不饒人。送監執行俱手拍，監內犯兵新客稱齊言。到此有途擇十年，又四定期自歎春秋逾半百。地久天長獄裏過，漫漫黑夜何時白。死生雖大視尋常，一任他人威赫赫。獨念嬌兒已早殤，鄧攸身後誰擔責。苦吟幾首獄中詩，消息遞來可解厄。四五名流用意深，直言弟等受罵亦成名。存命要審詳子晉情，非視路陌馳救函。電縱紛紛效能偏，重舉債額犯兵所說確。非虛此命未登冤鬼籍，調長問題豈足奇。讞成內亂詞多撫

產生國憲事猶空顛覆何來竟口借言論自由約法隳門前封紙
長盈尺金融界有祁奚風條約嚴苛帶威嚇結稿還須親手鈔不
許竄易稍研覈一看字句理難通口欲箝而筆欲擲啼笑皆非命

是從出獄仍留山水碧

杭州報爲孫之眼中心釘自不必言折長夏超暗養士卒孫雖與之結盟兄弟而猜忌甚于友莫永貞與孫之祕書萬鴻圖過從甚密丙寅夏莫自南京回謂據萬說江蘇

陳陶遺浙江夏超兩長不日將對易子將此消息宣布孫怒甚即電令唐香亭擊辦予被捕至軍署宋梅村出杭州報一紙問此消息何來即押送陸軍看守所子獨居一室壁上見有魏澤寰字魏亦省議員爲唐永祥所槍斃追念故人不無死狐悲之意當日即有查人偉呂衡二友來視次日懸一牌無論何人不得接見係因孫之機關報(大浙江)內人揭告查呂來見之故其時最先得訊者爲顧乃斌陳惟儉顧則往告周承莢陳則往告陳其采周陳在日本留學與孫有同校關係即向盧綏頰杭人對於此案極注意中國銀行金百頓惠迪銀行王祖耀典業銀行王錫榮地方銀行徐青甫皆奔走營救海上如章炳麟蔣尊簋楮輔成殷汝驪等亦電孫要求釋放孫嘗謂子好罵人故章等電中有弟等亦嘗受罵句其他甯紹及甯邑同鄉幾無日不有救電結果賴財廳長蔡機援救始生效蓋是時蔡舉辦公債請金融界會議王錫榮演言曰我等保一許某尚不得公債事何必問我等耶蔡允力請是直以公債救子性命也當未判決前所犯均爲子危及十四年六月刑期定後則都拍手相送監獄內犯兵謂執行便是生路其最危險期內滬報據實刊載甯友王兼詣各報館請曰欲成許之名則可欲存許之命則不可各報乃緘默不談王愛子深故以全子命爲主子之罪狀乃內亂罪中之顛覆國憲尤可笑者以不再做議員不再辦報紙爲條件蓋忌子之口與子之筆也此案詳予所著

丙寅獄中記

經此折磨靜待時感人營救謝恩澤韜光養晦杜門居滾滾

政潮又復起江東敗績困江西公瑾電來青田喜詔我時機大可
爲野心欲取滬淞市勸毋輕進待須臾說客惑之弦上矢強迫文

元替伯喈文元敦促相助理明知大勢是悲觀義不能辭權受委
未滿一句議出師摩拳擦掌向東指迭陳利害置勿聽猶道男兒
豈畏死即使成敗不可知幾年流寇優爲只黃龍痛飲語誠豪昏
夜大軍開動始同祈戰勝唱行歌一副新裝萬目視汽笛嗚嗚聲
漸遙哭師蹇叔阿誰是詰朝諜報來鴛湖外揚旗前相對峙飯罷
驚傳戰敗逃淒涼省署禪關似蔗林悶坐絮談兵呼喚無人應唯
唯獨步出門淚暗揮我謀不用今已矣沿途兵器棄成堆亟請暄
廬速取此誠毋資敵善爲儲好待將來用雪恥回言大事有人肩
明哲保身當自止急急離杭車不停查陳作伴還桑梓白旗下語
記陶君此是浙江新痛史聞道青田上富春舟行不進鬼驅使隻
身重返自掛羅血濺湖山慘聒耳嘗膽臥薪十載餘六軍一旦隨
流水越王不作作項王手寫輓歌悲不已

孫傳芳江西敗北周鳳岐來一電稱將軍帥東
歸夏超心動認爲時機已至兼之馬敘倫許寶

駒等又日事遊說其左右王藩等慮之逸子面勸予以暫待周到事有把握再發動夏有難色初囑子與王廷揚馳赴浙東旋強政務廳長蕭鑑兼長財廳蕭邀子相助爲理不數日夏召隊伍議出發子迭陳利害夏曰我志已決萬一失敗還可做幾年流寇卽亡命海外也多幾個朋友其出師之夕予送至城站有人見其軍器都係新式戲之曰好一副嫁裝子聞而惡之次晨接嘉興電小獲勝仗頗慰及晚則紛傳敗退矣子至省署僅董紹祺一人在辦公室呼役良久無一應者子歸寓途中兵器觸目皆是急電張載陽速命駐守團長伍崇仁收職張曰此間事自有人主持君宜速避子乃雇一汽車偕查人偉陳德新返海甯伏處鄉間知宋梅村已抵杭（杭縣陶鑄後有白旗下語）一交紀事實也夏走富春相傳舟搖一夜不得上其部下以兵變告夏乃返周家浦乘輿回西湖徒步石塔兒頭爲哨兵所獲遂遇害（聞宋雷孫回電祕密處死）子輓聯云是勾踐也耶是項羽也耶造物待人亦十年辛苦一旦犧牲回首英雄賸白骨爲錢鏐不得爲張儉不得勿用我謀莫名公死傷心黨國恤青田

有心回頭就是浙男子自來大義重復仇蟄處鄉間拭目俟咄咄潰兵至成羣沿村擄劫兇蛇豕奮身攘臂與周旋前槍後彈危無比家家寂靜似深宵獨抱熱忱護梓里費盡千金後繼難自慚急躲醬缸裏黨軍直下鐵橋南爆竹歡迎良有以道遇降兵訴苦衷哀哀就在泥中跪里人憤恨肆咆哮勸送朱橋毋鞭捶橋上黨軍警備周夜眠纔擁絲棉被新春雨雪又飄飄逐北追奔疾如駛窮寇餘氛盡掃除地方安謐慰翹企

丁卯春正月黨軍入浙孟昭月兵先由火車退去周蔭人殿已無火車可乘步行東退凡鐵道旁之村鎮靡不遭其蹂躪予家在周王廟市距鐵道不過半里許潰兵數萬散隊擄掠計有三月市上家家閉戶祇子羅致游民出而周旋千金費盡大受其窘子卒駁醬缸中以自免

岳先頭部隊爲一夏姓遺謀來與子接洽前進事子往歡迎經過油車橋有四降兵跪在泥中里人皆欲置

之死地予止之押送朱橋聽
夏處覆此後鄉里安謐如常

宦情夷甫本來無飽閱滄桑淡名利省政機關花
樣新人才羅致先同志無端簡札交相邀率爾獻身姑一試忝參
重要職收支開節源流大不易籌解餉需星火催嚴詞譴責非兒
戲權門不解掘羅艱猶望穎川長助臂經常黨政費狂加索取儼
如石壕吏庖代亞夫費躊躇左右皆難若芒刺邀請應付求咸宜
檢點帑藏財告匱口舌往返三兩天嗣宗爲法未如意吾民膏血
視泥沙不允誅求持正誼職有崇高卑下分浙人爲浙理無異識
時俊傑笑其愚自矢生平不獻媚仔細面陳穎川前雅蒙稱許再
三四穎川車喻惡豪奢闊少排場那肯比衆口囂囂木已舟從權
暫任他人醉汪汪叔度器非凡勸我堅持毋到地揮霍逾恆既不
論商人何忍橫遭累發還百萬不還銀公道主張未付議在職半
年竭盡忠倔強動觸權門忌留書毋再苦我民飄然引去賢途避

浙江省政府組織成立代理主席爲褚輔成分二大機關一政治委員會一財政委員會政會主任由褚兼財會主任爲陳其采各方以財會秘書長一職予最適當函電見邀予以諸委員大半舊友出允承乏惟庫空如洗而前方催解餉需非常嚴厲幸陳主任係銀行界人始得度此難關清黨事作緒被監視繼主浙者爲張人傑對於黨政經費大加擴充較之軍閥時代增十之七八第一次派樓守光到財會支款十二萬餘元適陳赴京由周委員駿彥代庖閱文大駭周窮於處理強予出應付予持不可樓一日七至曰我等事務官何苦得罪人予駁之曰宜有大小爾我同是浙人當爲浙江着想樓以先付數萬元請予援照阮性存司法廳預算每機關支五千元樓快快去阮來函謂民建等廳恨其預算額定太少致爲藉口欲將該廳應支之數攤給各廳云云囑予萬勿再以司法廳爲比嗣陳回告以一一雅蒙嘉許不料省府羣起皆諫謂預算案經議決未便變更陳本崇儉平時嘗謂用錢例如出門乘車乘二三等車與乘頭等回到目的地何必示闊而坐頭等然此時彼衆我寡祇可允諾而猶慮子倔強勸子毋生氣子師徐青甫委員爲孫傳芳臨走時曾向銀錢業借款九十餘萬元財政兩會聯席會議決認爲貧敵不予歸還一事深不爲然子與徐同見地適杭商會詳述苦衷續請發還子請於陳批准之陳於批尾有提交追認一語促子提案子念批詞稱時間關係第兩會如舊難保不堅執前議勸債還後靜待機會中樞門戶起紛爭公瑾還來膺重寄一夕狂

言四座驚都道汲黯殆第二手書延聘意慇懃品格自尊分取棄
行政用人機構高終朝素餐閒無事抬頭廉潔字飄揚相看問心
多負媿正想貢陳意見裁偏逢同學來爭位掉頭不顧出公門一
笑初衷自此遂
予辭職未久政局猝變戊辰春周鳳岐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放任浙江主席假省教育會開黨政軍紳商大會到者四百人子演說浙政過去情形諸多不合毫不爲各當道謔掌聲如雷莊棣甫阮性存王祖耀等咸稱予直言無忌周欲聘予爲省府秘書長予念同學卻元冲之雅折係予對七萬元移滬一擊之故驅人而已代之是無私而有私也持不可周乃以政治分會秘書長延予子冀知該會之內容直任不辭任職半月無所事事詳查費用月需一萬數千元第一次開會準與陳委員其采同行擡頭見廉潔政府四大字白布飄揚陳笑曰廉潔果如是耶予認此機關爲贅瘤擬提議裁撤第二次開會同學蔣夢麟先時獨坐此位(蔣係前秘書長未辭職)子不願堂堂政府機關鬧出雙包案笑話遂疾趨

出而雨覆雲翻政變多退居不步柳下季經營絲繭利蠶農痛恨貪
污心妄覬電乞公家顧稅收顛預疆吏翻包庇讒言是信宿嫌銜
天尙未明來緹騎入詠主人白眼遭捉將官去咸驚悸有司奉諭
禁園扉長日如年容憔悴難得康成重我名特予優待殷殷示鷗
盟已往蚊成雷書上鄒陽詎爲自緩頰區分表裏層但憑一語元
龍至半錢不值兩開庭也算一回禍文字

周鳳岐下野張人傑重來主浙予已脫離政界
半年矣仍操藥業錢永銘長浙財廳大權盡操

蔣元新手續係張人傑私人是年庚午海甯繭行開設百數十家其捐額當超過原定十萬元一倍以上財廳不加比額特定獎金
實蔣之意圖分潤也子用海甯繭公會名義上一改訂比額條陳其陰大觸蔣忌蔣於張前誣子搗亂張手諭省公安局長閻
幼甫捕予予乞沈士遠(省府祕書長)往說竟遭拒絕由公安局捕送省府移送法院鄭文禮院長重予名面諭看守所長魏章優
待予與張有舊自獄中上書說孫總理賜書有鷗盟仍在句君爲主席不應聽讒虐待老同志張頗悔外間爲子緩頰者滬杭兩地
大有人在滬商龐贊臣張舅也援予最力張允之惟言杭人已有的請之者
此情須實於杭人經杭人再請即囑教廳長陳布雷雷同學傳諭法院開釋

去今一張來一張大言緊縮

天花墜渴望實現杳無音面談偏作強詞對引書兩失釋其疑轉
顏爲笑稱嘉賜庫空出入委難符也向民間施故智舊賦查追嚴
復嚴發封房產逼民縊兩書抗議固叻叻歷述繁苛字字淚養性

已亡奏疏稀免除加賦徒希冀侈談建設金如泥子弟敗家正相

類張人傑去而張難先來一查檔案政費驚人倡議緊縮聞者避之無如徒托空言實行無日面見與談反謂何不向前主席規諫而今乃責備弟耶予答以前主席主鋪排孔子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失言今先生主緊縮孔子所謂可與言而不與

之言則失人予不欲兩失故耳張始稱拜嘉是年壬申省預算案收支不敷甚鉅遂以查催舊賦爲惟一救濟之門但浙西水災民困尤甚予邑阮村某鄉因欠賦發封房屋自縊死子兩函張謂一方辦賑一方催征是欲民之生者政府欲民之死者亦政府也並

歷述地丁抵補金項下附稅重重小民如何負擔得起請援前清駱養性奏免二千萬加賦例入告國府綏辦無謂之建設稍示節省而張以前任所辦諸政不能中輟作答爲之一歎 生性素狂不畏強

每於官吏嚴責備海外貿易說蠶絲妙計大張統制幟春去秋來

繭又登禁商染指官設肆埋頭燈下寫成詞直斥南豐太專恣既

病小民復病商國家爭利豈圖治南豐憤怒壓力憑同僚無語頓

垂翅事經調解救垂危秋色平分羣倚畀所爭爲公不爲私北來

伯起心頭記曾養甫長浙建廳制收餉不准絲繭商指是年秋繭每用僅十餘元予之長安絲廠亦統會收

提議擊斃予時魯滌平主席及呂必壽民廳長均笑不作聲鄧文禮語之曰計某老嘗鐵窗風味非一嚇所能了不知倩人調解爲是曾乃電邀褚輔成及金百順與予商將該繭二千六百担出售予支配於各絲廠絕不自利各絲廠是冬正陷危境得此支持統

會祕書楊承訓深佩予有董子風正其 魚頭主浙太無聊不問蒼生長渴睡漫把山

河寸寸量錢財浪費究誰崇功利未睹累先纏中外名臣論蒼萃

博引旁徵不憚煩拜嘉徒沐仍推諉官場民隱久相違上策長沙

何苦爲濁世處身都特殊史中游俠求寤寐魯滌平主浙時人以渴睡漢譏之其舉辦清丈耗費民財杭縣一縣達二百萬且丈

而不清予上一書極言加此清丈國家未有絲毫之益小民已受邱山之累亟應審慎魯答曰所稱各節確有見地援引中外歷史尤微淵博謹拜嘉言惟此係前任移交之案未便推翻應乞原諒云云予知其無能爲從此不復通函矣公候

將相暨屠沽一樣交遊無少別對上不阿下不驕退園小築安迂

拙門牆桃李自成陰浪得虛聲文中傑技術岐黃素未諳羣醫推

重羞三折貿然出長浙醫團圖保長生舊有訣予門下日衆有求學問者有冀聲譽者有思利用者品類不齊予明知之

而不欲崖岸自高孔子及門三千家語一書祇賢弟子七十二其他從可知也子何人斯敢比孔子之門牆耶近年國藥家受舶來品之打擊冀圖挽救願隸門下者更復不少予得此輩推重既任國醫研究社長又奉中央國醫館焦易堂館長委任浙江分館長自

慚豈非素習不過保存舊有是分內事願負責焉一陣狂風撲面吹杭州市選競爭烈文中已死繼誰

何擁者人多忌者譎借力軍警故摧殘半夜破門恣搜抉一無所

獲便誣扳張冠李戴不由說捕之下獄再諄諄選舉場中名不滅

烟禁厲行自有刑那知瞬息幾流血有無癮毒驗未終報紙公然

大誣蟻經一難關又一關全城商界都橋舌密傳險訊到深閨嚇

得細君心膽裂故舊門生齊着忙東奔西走途幾絕二王援救暮
朝朝惡勢力中無補綴海上聞人不平鳴都中友好謀昭雪回看
湖上舊同儕利害相關競媒孽陽則爲言陰石投人情鬼域交情
蔑輪流守卒夜沈沈私語喁喁指癥結束縛昂藏七尺軀盤旋一
室恨難泄兩生晉謁認師徒供讀韓文更嗚咽自念心身已甚勞
有何精力爭長薛忌之固妄擁亦非聲望誤人天作孽事涉延陵
冤裏冤子長何辜竟縲紲一朝京電付法曹報道先生出虎穴可
嘆康成法不依動多顧慮扭扭捏捏幸逢剛正議平反還我自由還
我潔對方陷害意未消謠詠遍傳將暗齧思患從來須預防丈夫
能忍乃爲哲準備息影返蓬廬拋棄杭州冬至節

乙亥秋杭市商會主席王祖耀
病故時值改選擁子者有人忌

予者亦有人忌予之人大半相識其黑幕則別有在非真爲商會也予已登報表示不參加選舉而忽來一若譏若諷之書內附譏
柬子閱之辭不赴讎戕釀大禍緣忌者疑子懷恨別有作用存兩難不並立之想於選舉日上夜十二時借力軍警將子寓包圍入
內搜索一無所獲嗣搜至前球杭海汽車公司吳家鼎房內發現烟具指予有嫌疑捕送公安局予自問從不吸烟過了選日自可
水落石出聞選舉場中大事宣傳謂予犯消極資格已就逮不必再投予票無如選者仍多益觸其忌乃藉吳之烟土（此項煙土

邊

實係吳之內姪張某物欲坐子以販賣罪送予保安處該處軍法科長孫璜予同學也有某要人往請其立同一線上孫大駭一面解送予至省府調驗(認分館長為公稱人員)一面電蔣委員長請示並密告新由皖來之汪德光同學謂杭人張載陽錢文選等已無一能救之者汪乃與陸希同學商用予家屬名義電陳布雷函趙迺傳兩同學首都黨政知友如周駿彥陳其乘陳立夫傅易堂孫科等諸公亦函電浙主席黃紹竑營救(孫電措詞有地方士紳正氣所在切勿輕意罷殘句)海上張寅村鏞興張發奎唐生智諸公聞而不平亦面請黃審慎辦理黃自滬回見畢載子確有煙癮尚請調驗所長陳某則稱尚未驗明黃乃知陷害屬實迨驗明一無癮每發還保安處仍不開釋子獨處一室門外派有守卒日夜輪流子偶與談皆知為商會而非為煙案也一日有一少年入室自稱該處隊長名陳天申願為弟子後復偕一徐至光來向子鞠躬呼予曰老師自此二生常相出入并攜韓文數册俾作消遣予讀至昌黎祭十二則文念及禹姪更嗚咽不成聲旋商陳生可否邀采姬來一晤陳允遵辦采芝見面子始知性命之危險據沈玉錫榮負病相救王廷揚則到處乞援保安處宣讀吾長諸暨籍諸賢人之識予者咸謂宣曰君與許無仇萬勿為傀儡某日宣將赴浙東有迫至江邊者請殺子而後行宣拒之直待蔣委員電飭送交法院訊辦陳生始暗告予曰老師今晚出虎穴矣鄭文禮院長受人箝制不敢遽釋復交市立病院調驗結果事自鄭猶暗囑強處予以幫助吸煙罪予上訴法官會議以司法獨立不應被外界所劫持乃宣告無罪是案杭人中之作崇者陽則為言陰則下石真可歎也子回寓凡往來客人警士輒記錄其自備車之號數外間復有暗殺風說予從友請挈眷回鄉小小煙案牽涉予身竟演出如此活劇奇矣猶憶事後晤到涂青甫民廳長徐言案發時奔走一場無甚效果自覺慚愧真令人感激之下深嘆世上風波之險惡也

閒裏光陰去似梭烏啼花落春又別萬千事業戒偷安社會逼人未許輟重

到杭州焦棋杆事過境遷心又熱大道云亡孔是卑廟中鳩占形

殘缺者碩起爭狀復原相推為首求貫徹撰文力挽舊藩籬自願

背時任攻訐邪說流行國運衰祭丁異族翻加列

於焦旗杆單宅他事不必談僅就孔廟而言謂係世道人心實堪浩歎自癡孔之謬說出利用孔廟幾視為當然有師範學校者擴充校舍竟將孔廟全部佔據或毀棄或建築尊嚴掃地杭人謀挽回之起而與爭推予為首撰文宣布後遭師校全體教職員之攻

鄉居牛載鬱鬱歡春去夏來
百端待理丙子重到杭州僦居

擊經反詰始默然旋乃組織凡聖紀念會丁祭之日
日本領事參加全浙官吏無一至者此誠一憾事也

津橋事變起倉皇猿鶴蟲沙同一劫

軋機聲天上飛長安轟炸施威脅傷心慘目血盈街何止區區摧
我業淞滬撤軍浙動搖萬人空巷驚無法妻孥一舸到餘杭道閱
友書心更怯尋得洞霄宮地幽桃源權作避兵甲蒙塵天子話前
朝羽士樵夫和氣協大滌棲真金筑坪遊覽不怕山徑狹山下前
行遇鐵蹄全身搜畢索鷄鴨善言脫險得回宮便想別枝謀安插
風雪連朝未肯休夢魂每苦如羈押芒鞋竹杖迢迢老小奔波
呼力乏進退胸中如亂麻中途暫住綠村峽經旬風味極難嘗脫
却羊裘重跋涉六渚夜逢好健兒微明代喚舟一葉舟過窄水響
隆隆彈落面前心戰慄直上巖關問酒帘偶見隣婦淚棲睫一帆
風順達蘭谿訪舊不逢鄉曲俠再進一程甫抵金天空肆虐炸聲
疊飛來彈片近身邊松下全家伏地貼遭受此驚不敢留芙蓉城百

二商姬妾拚條老命首前奔半路猶誇雙脚捷一飯莫憐腹耐饑
太陽嶺上香生頰橫溪歇店臥牛衣睡眠矇矓看蓋篋尋巢山僻
到蘆塘屋小如舟意不愜飲食異宜劍浦同馱龍巖下歌長缺越
中老僕報安寧餐風飲露再投越張家畧裏借枝棲戰訊傳來猶
恍惚差幸攀龍慰寂寥隱修庵看北山笏清明祭掃動歸思滬妹
貽書催出發坐困山中生計窮欲求出路春三月甬江取道上樓
船兒女初來銷金窟想起孚威信守堅羞慚微命託黃歇番街比
昔更繁華夢死醉生競勃勃國破何心去效顰黜奢崇儉戒荒悖

丁丑蘆溝橋事變延及淞滬日機轟炸長安子之絲廠停業遼國軍西撤滬杭鐵路陷於恐慌狀態子不得不作避難之舉函向杭
餘公司索汽車已不復可得且促子速行乃喚舟至餘杭洞霄宮住方丈相傳該方丈爲南宋康王蒙塵而建地點幽僻大滌棲真
兩洞天然防空壕也予方視爲桃源不意居兩月後山下開行竟遇日軍橫受搜索始不敢再留於二十七年正月初冒風雨雪向
上游謀一較安之處田邊一宿村中父老陳前進更危之說復折回道遇少額退兵謂子曰逃難祇有向前無退後之道肩夫將行
李擲諸道旁山中四顧茫茫但求有門塲便即投止遂在緣村張姓家求宿焉約十餘日飲食起居都感困難重尋出路日行八十
里達六渚夕陽下矣叩一鄉長陳姓之門而息足焉遇第九師十兵一黃姓代喚一舟次晨登舟抵翠溪舟前落一炸彈水爲之黑
魚爲之浮鷺甚晚抵嚴東關登岸問胡亨茂酒家冀與胡芷香舊友一晤不獲適遇鄉鄰王姓婦爲道流離之苦淚眼盈盈惺惺相
惜而已越兩日至蘭溪市况蕭條訪友不遇正徘徊間而警報聲作復回舟促舟子上金華次日近午甫達金華車站天空機聲軋

軋率家人舍舟而入松林碎然一聲彈片難身祇丈許伏地起視全家無恙繞道過金華城日機又兩至夜宿旅舍有創議至浦江者計陸路一百二十里問室人能行否咸曰能予奮身先導同伴居緒乾殿焉天微明起程至哺猶未得食蓋山中無處爲炊也及登太陽嶺其最高峯有一金浦亭(金華浦江分界處)亭內有老嬸售雙弓米飢者易爲食各謀一飽而下巔達橫溪日又西下投一柳姓歇店臥牛衣中環顧來者皆赴武夫腦海中存舊小說印象深慮意外不敢入睡鄉翌晨入浦江城一無相識修書詢故人子(陳景鑿子天民)思投焉獲其家覆稱已赴湘乃賃盧塘趙無居也風俗異宜大有歌場子送楊篋序中劍浦狀域中僕來述紹興七邑無驚請往越自兼金華鄞家塢乘夜車抵臨浦雇舟盡一日一夜之久至張家壠住高鵬年家高邀往北山隱修菴一遊時清明節見祭掃依然不無思家之感越半月濕妹嘗役持書來迎默念山中生活雖儉約亦不能持久遂取道甬江來滬對吳佩孚不入租界之說似深愧赧眼看喪心病狂者猶復醉生夢死置國難於腦後甚可哀也子戒家人凡娛樂場所不得涉足此子避難經過之大略也其詳見沿路所詠絕句中

闕然不報甘薇蕨臨門勸駕再而三辭以衰朽乞骸骨多少舊交多絕交不通隻字矧干謁索居願學坐關僧利祿腥羶非老諄蕙苾來南馬伏波浙東謗語猶飄忽平生氣節傲王侯南北兩京恥出沒事實勝於辯滔滔行藏遺憾無毫髮永康慰藉互欽崇素性如斯烏足伐

予抵滬時正維新政府組織之始突一書內稱此間企慕良殷深爲駭然不數日又有人登門相邀至再至三辭以哀老但冀保首領以歿世其他非所願聞有友知予與新貴等頗多相識要求說項甚謂所家新貴得子一紙書如得珍寶決無不允之事子則始終拒絕無如枯井雖然不波而浙東謠諑不已有謂任浙僞守祕書長者有謂任浙僞廳民政長者子一度聲明曾參殺人其說仍不能免迨有友人由滬回浙東將子近狀詳告永康始來一函有清風亮節當局諸公交致欽崇云云但子亦不過人格自尊而已

一事累人逋負纍身如落水難登岸幸災樂禍何其

稠祗望黃昏不望日百萬繭絲幾處藏或遭乾沒或價半或偷或掠或焚燒忍痛在心淚眼看收債今非薛邑馮敲門時作奈何喚乞情談判勉清償都是個人心血換豎子何知偏佈讒逍遙還道申江畔室籠人鳥怒衝冠查辦曾提自請案

子經營絲繭業逋負約五十萬元避難後海甯縣長王翦波即僞爲子託將子廠絲

六十六担派兵赴運桐廬繭子電請地方銀行監視該行又擅自運銷予收秋繭分堆兩處一許村通和仁一周王廟寅記新通和仁之繭被國軍退却時燒去大多數其燼餘則偷竊以零售對江者有之劫掠以運售上海者有之寅記新之繭爲長安維持會全部裝去由該會練土絲者有之由雙山製絲所乾沒者又有之至廠中春繭原堆高陽小廬(即子住宅)爲日僞觀觀忍痛售於譚裕卿(楊慶伯經手)僅得半價以之償債尙苦不足幾費唇舌或減或免勉強清楚而浙東不諛猶於新聞紙上大肆污衊謂子攜帶鉅款逍遙滬上予憤甚自請政府查辦以明實在不羨人家國難財長甘苦守終窮漢前車既覆後心

灰捲土爲誰重復幹浙東購繭費心機不取絲毫別有算同業職工半難胞饑寒那有黃金散勞資合作計誠良得此也堪救離亂曲逆河南遠在渝其艱獨任勤宵旰夏初發動迄殘冬舌戰筆爭

告一段

是年絲繭奇漲開從來未有之紀元滬上廠商大發其財有千餘萬者有數百萬者有數十萬者子則閉門苦守一憶上年所存絲(一百零一担)繭(五百七十担)僅售十餘萬元倘儲至近日亦可得一百六十餘萬不無心

灰然浙東購繭折西遷滬各廠以業繭聯會主持者陳其業褚輔成遠在重慶祇予一人留滬求子設法爭購子粒繭不取僅代同業購得二千五百担聊救各廠職工之生活自夏迄冬始告一段落甘苦一生孰喻

之龍門自序聊吐氣老夫原是可怜蟲自少而老毋庸諱歷劫遭
磨重復重禍由都在贖無畏爲民爲國屢犧牲羞學投機求富貴
兩浙齊呼不倒翁撫躬自問眞無謂暮年競勸樂樵漁大難臨頭
四海沸到處爲家已九遷避秦諳盡流離味移花接木撫兒孫膝
下依依強自慰世道人心大變更黃巾又出自家室儻來之物儻
來亡身外區區奚必恤可恨萬言手自編千金敝帚盡銷失河山
還我早與遲老去江郎非舊筆梓鄉損失子家最重以日軍鳩居故也日軍遷出後又遭看守者之
自盜物品姑不必論最可恨者子一生心血所著詩文藁件全遭遺
失曾有詩句云可憐嘔盡
心頭血都付空前浩劫時又恨受託重千鈞滿齋文牘百無一虎頭築路枉艱
辛虜騎馳驅雷電疾種樹乘涼涼孰乘供人利用悔自桎航海公鐵爲陸
軍少將顧乃斌
所樂顧卒後一切事件公推由予主持股款二十餘萬虧欠十餘萬所有文件帳
據全批日僞毀滅該路又供日方調軍之用沿路村落大遭蹂躪是又一恨事也何年國事好澄清上下
齊心勝乃必今歲已如過隙駒客中穩渡算逢吉頭雖愈白心猶
雄日夜何嘗忘七七天假我年非偶然如何辜負貪安逸古今豪

傑大名垂多半精神磨鍊出君不見渭水之陽一釣竿鷹揚奏績
逾八秩我年六六視猶輕力補蹉跎正此日

又附六律

六六年華容易過今朝又唱誕辰歌四回黨獄縱昭雪十載議壇
已逝波經濟無才成績少文章遭忌直言多等閒頭白休悲切壽
補蹉跎釣渭蓑

置身亂世怕空名如我何關重與輕令伯偏遭逋慢責靈均橫被
謗讒傾不隨風作牆頭草祇效春藏谷口鶯國難當前便避地問
心畢竟是偷生

一言身世淚成堆老境淒涼風雨哀子女已隨流水去兒孫都是
借花來挑燈縱有紅顏伴對境還愁白髮催况值亂離顛沛日何
心共醉夜光杯

人間何處是桃源託命夷場懶欲言天假殘年增屈辱地遭浩劫
賸平原睜開老眼看新局恥逐厚顏返故園忽忽流亡三兩載依
然枉自厭塵喧

老當益壯語何豪千古英雄重盡勞乳臭豈能擔大任鬢斑猶想
挽狂濤時逢世變需才急事到途歧見節高去日苦多來日少未
容暇逸屬吾曹

去歲飛觴大雅樓門生故舊慰添籌聖湖拋棄青衫溼歇浦追隨
白帽遊風景不殊愁舉目潮聲如泣訴從頭盛筵循例今言再總
算暮年福尙修

庚辰 六十七十二律

人到暮年感慨多我生况復難中過浮名四度遭猜忌

(一)前清秀才(二)浙
江省議員(三)浙

江政治分會秘書長(四)
浙江國醫分館館長

直筆幾回受折磨

(一)省鐘報(二)良言報(三)
杭州報子主筆政塵遭文字獄

諳盡世間牢獄味

(一)前清儒學衙門(二)拱埠巡捕房(三)杭地方法院看守所(凡四次)
(四)憲兵司令部(五)都督府(六)陸軍監獄(七)省政府(八)保安處

愁聞海上管絃歌如今避

地甘沈寂猶有流言古井波

會被報紙
兩次誣詆

此是空前浩劫時流離顛沛淚如絲放懷天地何其窄回顧家山
莫可思儘讓霜經楓絢爛不隨風倒竹撐持自來文士多哀感淒
絕江南庾信詞

年華七十僅慳三總算蒼天厚澤覃昆弟八人曠我在兒孫兩代

舍誰擔退園小築情難問

予昔年在鄉築一退園舍有退
老林泉之意今他人入室矣

孤島久居願豈甘少壯

等閒頭已白未能紓難更懷慚

何處桃源別有天春申託足也堪憐驚風駭浪心同鹿

指稱界恐
怖事件

珠米

桂薪腹異蟬惡客欲除頻費口

有徐姓房客十三個月不給租金(每月三十
八元)屢與交涉又貼四個月搬移費始遷出

良朋作伴

亦增肩

指居
家

滿腔怨憤憑誰訴祇好杜門學老禪

故鄉一別忽三年聞道鄉間異昔前沿路已無喬木蔭

鐵道兩旁樹
木全被砍去

滿

村常有火花烟遇有專鄉村中變動遭焚燬家豚身值便成罪鄉人售一猪得值即被擄勒野犬尾搖孰肯

憐人且不得食如此淒悲狀況下令人回想欲呼天

一生勤儉始成家清白乃躬敢自誇說客牢籠羞點綴子為省議員時提出浙江地方實業銀行

分股案有某君以金錢作點綴之說進冀箔子口予力拒之嬌兒濡染怕繁華子兒冠臣有同學邀來上海求學予以上海繁華非青年讀書地不允兒快快卒因此病卒於杭中年

賴婦才稱健予向不問家事概由朱氏繼室主持今朱氏亡矣晚歲望孫願較奢國臨頭偏到此問

心遺憾永無涯避難到滬回想冠兒不無感觸且全家大小已略染上海習氣甚憾之

公私兩字辨分明到老猶傳戇直名仗義拚同權貴門(一)拒發省府狂增政費(時予任財會

秘書長)(二)通緝建廳墜斷秋蕪(三)函詰內長玩視旱災(四)請扣市府移滬公款論財恥與性貪爭予寓滬臨聯會同人議決以五千金為予作頂屋之費予調解甬鹵案深感困難悉將此費貼補

之身無媚骨才難展五人政界不肯敷衍當局均未滿一年自動辭職腹有俠腸禍易櫻屢次入獄無一私事潦倒窮

愁仍似昨幾曾訓負董先生指正證明道兩語

半是愁中半病中全家無語怨東風割烹炊竈夫人婢日常炊飲事宜均三姬親自工作洒

掃應門老漢僮寓無僕役子亦勉為承乏筇杖欲遊畏道險滿擬攜杖出游而汽車往來如織遂杜門不敢出藥爐相對

怕囊空藥材奇貴家人又多病非至不得已時不服藥

生涯此日言難盡視作當年囹圄同

來此三年非有事故從不出戶

匹夫應與國興亡慚媿避秦外力場豈有英雄圖自免從無豪傑
仰人忙澄清擊楫言猶在出入呼庭誓不忘亂世苟全偷性命留
身以待視南陽

疎狂生性背時宜三十年來事事奇每被羈囚便政變

予入獄一回浙江政局必變一回此真咄

咄怪事歷經挫折更名馳辟邪字類鍾馗畫予不善書然輒問有懸予所書楹聯於家者便可免近來種種苛擾原因何在嗟予所思已

病書同杜甫詩

同鄉某君偶營紗業慘遭失敗債逼而病縉予作書邀友調解病即霍然

碌碌微軀何足道動關氣節輒

堅持

不商不仕不耕身落拓青衫坐食貧看彼營營徒自縛嗟吾默默

孰知真及門謬託懷疑甚

杭州來友偶有近冒稱門徒者不知是何作用

諸阮荒唐受累頻

鄉間姪輩均不上進有來乞借者來

謀事者并有看變賣田產嗜酒好賭者近一弟婦兩姪媳前來泣告

到處干戈猶未息如何言老署閒人

予自署西潮閒人

故舊門生載酒來競相慰藉勸啣杯六橋韻事隨流水

二十六年予每年歡頗感興趣今寓滬

此句在每年二字下而

生日枕友詩酒言
上大非昔比矣

三郡豪華付劫灰

杭嘉湖三舊府
屬均已淪陷

更有何心言兕酌不堪含淚

話鴻哀行年六七都虛度欲補蹉跎雲霧開

八

辛巳 六十六 調寄望江南

六旬八年近古來稀憂患飽經嗟自苦興亡屢閱恥人依獨坐淚
常揮

六旬八國難幾時休錦繡故鄉歸未得網羅孤島苦相留屈指四
春秋

六旬八到此便為家膝下桐枝長似筍眼前桃葉瘦於花客至輒
相譁

小孫長如成人而兩
姬憔悴迥異曠昔矣

六旬八痛苦莫如今滿地棘荆難立足及門桃李具深心時勢造

成林

鄉間商人橫受壓迫入
門求援者紛至沓來

六旬八遇害記青田賣主求生有部下省親速死走湖邊遺恨永

綿綿

本年秋曾撰一
夏定侯遇害記

六旬八物價值狂增入口謀生原受迫一身排泄也遭懲恨殺黑

心朋

糧食固奇漲矣而廁紙亦貴
至十倍以上原因全在囤積

六旬八無事可從公繭運既遭封銷霧絲交又遇打船風坐吃怕

山空

予忝爲絲繭聯會主持人而繭則內
地不能運滬絲則滬亦無船出口

六旬八松柏甫如拳獻媚奸徒常注目藉詞姪輩復垂涎濯濯泣

新阡

先嚴新墳種樹甫近
十年今已研實盡矣

六旬八信筆亂塗鴉求者踵門都有意得之補壁便驅邪誰復問

瑜瑕

予不善書而予之楹聯可
以免禍求者因之日衆

六旬八殘殺耳頻聞不問是非判一死要分涇渭乞三軍還算重

斯文

門下某生被逮行將
判死得予一書而免

六旬八金價日欣榮莫謂峯登天可接應思潮落水仍平得失不

須爭

子售金飾後金價狂漲
室人交譎子處之泰然

六旬八親族蛀虫多依賴干求恆不絕覬覦攫取竟任訶日日悶
中過

六旬八術者妄言乎七二難關未易度百千要事尙相須宜速及
時圖

六旬八滿望早言旋晚節堅持甘自苦殘棋收拾待誰賢亟起着
鞭先

六旬八雙十又來臨門下生徒情倍至室中賓客座難尋歉抱屋

舟深

子生辰門下客多而屋
小如舟幾無容足地

六旬八苦盡自甘來連歲曾叨餽賜明年預約孔樽開互慶飲
三杯

壬午

六十九律

六九生辰轉瞬將，屆滬杭道上舊雨新知聞。
有爲予稱觴之舉，值此流離時代，哀鴻遍野，予何人斯，不能挽救萬一已媿。
偷生豈敢言壽爰，口占十律聊以言懷，并辭盛意，不計工拙。
亦不援例索和，請大家看看而已。

此生時作不平鳴，贏得狂名朝野驚。
少喜遨遊交俊傑，

黃克強陳英士蔣伯器諸君當初時相往

來晚慚延攬屈豪英，

蔣百里沈玄廬劉大白諸君子主杭州報筆政時曾請相助

一枝秃筆禿奸魄，幾度幽囚

見友情忽忽年華今，六九回頭自覺欠聰明。

莫將舊恨再重提，且把新愁和淚題。
遠道故人音雁斷，同鄉好友色猿悽。
穀中彭澤腰羞折，胯下淮陰首忍低。
錦繡家園歸未得，朝坐待夕陽西。

五年爲客滬江頭，西望杭州涕淚流。
奴輩都隨新主去，朋儕難得

故園留燕巢，姓易歸何往。

予杭州所居之單姓大廈今已易主歸去須另行賃屋

鶴塚靈遷慮未周。

故友王字川原葬古澗公

臺上年被擄幸屍骨尙未暴露經杭友函告即託人設法還葬惜未躬親其事甚抱歉忱長此遠離增感慨湖山猶是舊時不

如此艱難萬狀中誰甘孤島作僑公米煤須入長跣陣坐臥都關
小鳥籠勢似潮高驚物貴時逢霧重哭途窮人生樂趣消除盡悔

不當初從赤松

子初避難在臨安洞霄宮今該方丈尙無恙故作是語

門生故舊重微名三字居然到處迎我本退藏度晚歲人偏借助

作先聲文章有用嗟爲累

筆墨事幾無暇日

經濟無能愧不情

近來滬杭長硤各地組織新事業者輒列子名于發起人雖不

強子投資而子則抱愧實深

多少新興商業好非關氣節總期成

傳來消息說吾家人去樓空風雨加四壁圖書生翹翼

家中書畫損失不少

一園

花木變茄瓜

園丁對於花木任其枯死而改種茄瓜茄小菜等以圖利

貓同鼠睡眞難問

古玩紅木器具等有由日人取去者亦有非日人取去而託爲日人者其情不

堪究詰

狐假虎威妄自誇

先後入居子家者不一其人子不便一一過問若輩反自鳴得意

得失世間成底事達觀且

作靜無譁

一場浩劫嘆空前死別生離幾萬千異地愁聞風險惡深閨怕見

月團圓人誰不下相思淚我獨無求又享年況復全家朝夕共流
亡也合感蒼天

一身辛苦爲誰忙多半犧牲在地方過去原同長孺戇老來未減
次公狂安排好景栽桃李乞借新陰護梓桑天假我年良有以豈
容虛度諉昏黃

舉目番街也變遷金迷紙醉尙依然

今日之上海已非昔比而
游藝場所興復不減一歎

問他狂樂心何

在顧我窮愁涕欲漣憔悴姬姜充竈下淒涼兒女課燈前繁華如
夢曾先覺那得人間別有天

六旬初度酒筵開曾記朋從結隊來容易十年彈指過最難萬事
把頭抬謀生處處橫遭劫偷活期期浪費財多謝諸君情意厚稱
觴且待故鄉回

我已人間七十翁無言無德又無功縱然朝野知名久猶是詩書

守道窮桃李栽來容雅俗

門下士有能詩文能書畫者亦有不知文墨爲何物者

滄桑閱盡話雌雄壯心

如昨頭先白慚愧偷生避亂中

喧囂城市話春申認作桃源錯問津不喜詣人貪客至翻慚爲客

仰人頻

客有事見委不得不仰人處理然紛至沓來予亦未免取人之厭

飯鐘已打未充肚

客多時留膳爲難待客去而肚飢已不堪矣

臥榻方橫

便起身

予向以午睡調劑精神近則此習幾爲客取消

回憶山中真寂靜

予避臨安浦江等山中無客來往頗安逸

無端到此苦精

神

節勞一語感良醫

予年老多病醫生謂勞苦所致宜節勞

見諒如今有阿誰多少新知須借重

各處新事業強予加入以求稍獲安全

往來舊好要扶危

鄉間種種予力所能及無不爲之斡旋

工商事業憑爭取

指浙江絲廠收回事鄉

里安寧費護持莫道年高應暇逸老而不作待何時

少年不作猶得日待至異日老則無可待也

歇浦流亡已六年還家未得倍悽然幾經構造爲人用

予於鄉間所築園宅俱爲他人佔據

聊借枝棲不我憐

此間租賃之屋今夏發生訟案

腕下文章聲擲地

予性慧文亦如之雖勉事斂抑而閱者猶謂太露鋒鏘

眼前

貨物價登天生逢亂世憂如擣更有何心聽管絃

女弟子桑一鳴登台邀予視劇未往也

敲門疑是客人來一見茫然口便開

來者若相識若不相識正欲問彼姓名而彼已開口言借

假託遠游請

惠助備陳近困望矜哀解囊相贈猶嫌少索刺而行不復回

有冒稱故人子借款

外復索名刺求介紹他處或借貸或抖售貨物此等人聞有組織往往一去不復來

累我常常兼累友怕聞兩字是通財

一病相如秋雨濛乞靈草木耗青銅

子病甚醫者進補劑用吉林人參

傳來蟹狀魂難定

聽到雞聲耳欲聾老境偏從忙裏過好音惟有夢中通容顏憔悴

今尤甚對鏡自憐白髮翁

老來猶似少年時衰朽那甘說自知不怕聯多晨作字

子不善書而索書者別有作用幾於無日

無之甚至有時須書至數十聯之多

每嫌暇少夜吟詩論文前輩嗟無幾勸誠後生信有之

變事

後生舉動大非昔比子每以勤儉兩字暴之

狂態依然嗤故我試看滿面未留髭

培養人材用意深去年教育釀基金

去年六九生日友好循例欲為子慶七十壽子力持不可乃化禮物為教育基金存保管會三十五年撥充周鎮小

學校具費

雅蒙友愛鴻囊解恥逐豪華兇酒斟未死不妨稍靜待有生何

必急歡尋漫漫長夜終須旦歸去稱觴日漸臨

甲申 七十一 五古五百韻

我命抑何苦少不蒙天祐已讀十年書類宮員未補十八歲應童子試未獲售母病

急娶妻俗例父母患病為兒輩娶妻謂之沖喜家父循例為我娶同邑周氏女轉眼莊盆鼓周氏來續僅六閱月即病亡母病仍不痊痛哉

秋作古生母陳太夫人於八月間棄養我未弱冠年父命守門戶同胞忝吹堦仲氏隨父

賈父業在修川無暇顧場圃家父在長安開設萃泰米店家相隔約十里許所有田地雇一長工命我主持兩弟留在家都

要阿兄撫家母亡時四弟龍寶僅七歲竈婢兼塾師日夜淚咽肚長工耕作須我舉炊兼課兩弟讀待得繼母

來為我具修脯二十一歲繼母沈太夫人言於父乃出外從師就傳後洋王王菊舫夫子家在後洋詩文漸可睹廿二

擷芹芬小試氣方吐第一次小試不售遭人奚落故云三載館瑯琊斜橋王氏錄錄無足數一度

踏躑躅黃名與孫山伍棄儒學鴟夷奔走金衢府二十六歲在周王廟開設元泰布莊自往金蘭衢江常等處銷售

布販重黃金袖短不善舞布莊需要三項資金一貨在途中二除與布店三留在本莊活動依舊坐青氎新章遵學

部布莊讓人在周王廟辦一開明小學爾時匪橫行魚肉在鄉土其時青幫鄒道江方老窩子等橫行杭嘉湖地方我周王廟有一高姓入其夥遂亦大遭蹂躪義

作不平呼反被宰官侮斥我出膠庠索我用豺虎黑夜望門投得

未為囚虜

是年八月十八潮日臬司李希杰來甯祭湖州牧鄒汝駸以我為張姓擬一七不得不瀆催呈並在撫藩臬署控其縱匪啣之暗送一稿請李學辦李回省即下令學我令中有許某橫行鄉里人皆側目高某案來司妄控

實屬有玷膠庠著即學辦云云鄒據以拘我發押學署我脫逃後復出示招告詳革衣頂并於監獄中釋放惡棍命捉我冀得我而甘心

逃匿非良謀再向書中努一舸

抵杭州考入高師組

避匿斜橋岳家三閘月適浙江高等學堂招考我與王景韶同舟至杭考入完全師範科肄業焉

變名取卦謙白雲

本我祖

原名葆光改名祖謙

三十為學徒昂首是俯畢業無枝依淪落杭與滬

老友惜我才薦舉至公輔軍政兩機關虛名掛文武

高校畢業後謀事輒阻老友杭辛齋與浙撫增韞有

交為我先容得兩差月薪各二十兩一農工商礦局湯汝和觀察委我一書記官一陸軍小學堂王燮陽總辦委我一編輯員

不慣轅門趨讓與穆主簿

前清每月朔望凡在職及候補

人員均須向撫藩兩署稟見稟安我名亦常見報端轅門鈔恥之乃將書記官差讓與穆克德春穆克德春旗人也

甌郡電殷殷重整我旗鼓

温州師範學堂缺一心理學教員有同學

知高等學堂心理學講義係我所編輯乃來電相聘

忽忽一學期教育事太腐千里遠乘槎英雄髀空拊

滄海感橫流歸來正端午高臥北窗陰日暮吟梁父看看國事非

吞聲少陵杜倚仗筆一枝振瞶發聾瞽報名白話新秦疎杭是親

由甌回杭與秦蓮生（鍾瑞）在三元坊合辦一浙江白話報不數月孫盧才（智敏）太史案發生杭辛齋邀我改組浙江白話新報我從之與秦脫離而白話報亦停版

大膽議清政直聲震

海濱還可賈餘勇西湖閒寫真

時有舉人費恕皆（有容）辦一朝聲報專紀北里事我友蕭文昭之子任欽以為酒後茶餘頗感興趣促我於白話新報之外添辦一

西湖報我徇其請略仿費之體費見之嘉許贈我一詩有古來才子筆畢竟屬高陽一聯

謬稱才子筆且效長房顰一夕瓜山宴印

花釀禍因讀書不讀律網密氣難伸官裏捉將去二審經兩旬廳

丞念舊執還我不羈身

拱北百里香校書訴一樓姓欠貲案席間談及訴狀須購貼印花我以報館印刷局承印訴訟印花即攜數紙贈之審廳以此項印花未有針孔及膠問何來該校書以

我對乃傳我發押捕房初級審廳推檢朱甘霖馮鼎我友也均迴避由地方廳派員訊問竟判刑期錢塘初級廳長陳福民代我擬狀上訴不料地廳仍以拾得遺失物論罪檢察長狄梁孫重我名提起公訴密遺書記官戴祖棠同鄉知我我念高等廳丞章樹曾長海甯塘工局係舊相識乃上一書即蒙傳看守所長屠某諭令繳款二百元保釋結果處罰二十餘元了案總計三審僅二十一日筆政有人繼何庸再問津一幟

謀別樹任性搖其唇

印花案發後白話新報編輯即由朱舜五（謙）代我不便使朱賦閒遂與杭之姪卓英別辦一省鐘報

武昌義旗舉響應

敢因循

省鐘報鼓吹革命最起勁統制肅星垣日日派中軍官傅立綱來問安名雖聯絡實監視也

風聲浙甚惡官眷先走申省鐘肆

抨擊城拾太太巡

浙撫增韞家眷攜箱件乘車赴滬我撰一先去以為民望諷責之馬緒卿則撰一何不擡出太太來以明之短評刊布省鐘報增果電滬追回眷屬用轎擡巡上下城以示未行吳

山有大礮晝去夜則陳自得黃門告狂同吠犬狺新軍齊起哄罪

我詞振振大體宏農識暗令速避秦來復期未逮疆臣作逐臣

據潘樹芬

密告城隍山夜架一大砲對二標新軍營天明則移去我披露報端後新軍幾釀事增撫大怒命新軍全體登山視察一面傳巡警道楊味春（士燮）入署諭令捕我加以煽惑軍心罪就地正法楊拒之曰許某是革命黨殺之事發也速於大帥亦不利許某

非革命黨殺之則害一文人於心何安增怒猶未息楊曰此事可由袁道去辦是時督練公所總參議袁巽初（思永）觀察亦在座增目視袁袁曰楊道所說尙有理撫署總文案渾毓珣觀察亦然楊說楊退回總局立召宗陽宮巡官劉紀正至問以讞許某否劉對曰相識久矣楊語以撫署情形謂雖已擡槓下來尙慮莫測趕速通知許某苟全性命離去杭城劉乘一人力車來報館言如此如此不容我片刻留我乃急走拱北次日滿城喧傳增撫要殺許某楊則降譴溫處道而以溫處道郭筱蘆（則澧）調全省巡警道郭未到任浙已光復楊安然全眷赴滬至增被拘於福建會館眷屬竟有不知下落者杭辛齋往見增增語之曰我在浙多年縱無大功德要亦無大罪惡爲我告革命軍稍留餘地杭據以商之都督湯壽潛乃備專車護送至滬

朋儕

居要職相率守清貧

周承英爲總司令褚輔成爲民政司長高爾登爲財政司長其時大小官員概支二十元月薪亦云廉矣

喉舌當時重直言

有漢民相邀評月旦推薦邵青春似我一無諱筆尖批逆鱗邵因

先入獄同輩共酸辛

杭辛齋創辦漢民日報邀我相助我舉邵颯率（錫濂）代邵係高校同學平時與我通信杭見具筆墨大爲稱許到報館後言論輒似我罔所顧忌因此開罪於虞廷愷許畏三等旋被逮後在北京辦報爲潘復等所害王士珍救之不及直言招禍如此

獨立滬寧檄浙會喜逢辰具書促當局三長

罪維均偏偏拏辦令鼓煽指兩人我已收捕任子還來詢都道

議員誤丰骨太峻峒兵解過市巷兒童喊殺頻三人拘一室算是

愛鄉紳夜談諸挫敗相對淚盈巾拚把頭顱送渾忘髮千鈞還家

徒有夢定省缺昏晨邵事私嫌釋臨行話旅塵我關軍務緊都慮

項城曠狀請廳再審批認非等倫法曹權不屬移送卽經綸昨失

文人侶今多武士隣獄中書屢上興武若恂恂幾度軍門鞫無心

害伯仁待時刑告緩延見視如賓莫步廬江踵歸去善自珍聆斯

相勸語同諾暫隱淪 自袁世凱嗾武士英暗殺宋教仁案發後滬(陳其美)甯(黃興)獨立廣東陳炯明江西李烈鈞安徽泊文蔚福建孫道仁湖南譚延闓相繼響應與師討袁獨浙江都督朱

瑞仍在觀望中浙議會議長莫永貞本民黨中堅人物邀集在省議員開會上書朱督要求獨立具名者十六人除莫與兩副議長劉岷朱益敷外首列我名我與省城衛戍司令張載陽有交復貽書促張行動原書均刊布各報事敗後朱督奉袁令拏辦黨人莫

則亡命海外劉則以別黨關係得無恙朱則早回籍我由家到杭車中遇陸幹臣(殿魁)陸進謁朱朱問有何人同來陸以我對朱曰汝與此人有交耶陸愕然退走告我猶未知其言之大有故也是日晚憲兵司令部有副官姓朱者來寓說司令官請我異之厲

聲曰公事耶私事耶公事則請出公文來私事則請司令官自來朱瞠目不能答說容回去問明再來我見朱去即打一電話問張載陽張回電話中不便談已派書記官汪培三(以德)來矣汪至促我速避我從後門出為武裝者攔住乃待朱來同往司令部問

何事朱仍答不知蓋督署參謀長金梁園(華林)僅面諭憲兵司令官速拏我故司令部人完全模糊也直至任鳳岡捕到始下文文我在司令部兩日一無動靜第三日昏黃祇聽得喊點燈喊排隊出發到城站越牛小時又聽得有人啾啾要打電話向朱督

說話其聲確是任鳳岡而未得見一夜不入睡後知任聞我被逮來杭探詢下車即遭捕也次日午後司令官王悅山(桂林)邀請談話則任先在座王敘寒期畢出示總統拏辦令內開據參陸兩部密報甯甯獨立一役浙江鼓煽最力者有許祖謙任鳳岡等

着即拏辦以絕亂源云云王言此事愛莫能助請兩位到軍政執法處去即命轎由軍隊荷槍押解經過清河坊大街一羣兒童齊喊看殺人去迨至看守所逆料必無生理守衛長吳雲階海鹽人也見我及任歎曰兩鄉紳來此自當格外優待邵振青可否同居

我以朋友同居極好答之遂三人同羈一室每至夜深暢談國事均淚涔涔下旋提訊軍政執法處長章祖衡係一軍人大權盡在軍法官孔某之手孔竟撫拾浮言幾欲置我等於死地幸陸宗輿朱福洗及京滬要人來電營救始判處三年又六月刑期我等案

已無性命憂而邵案亦解得力於阮性存孫世偉兩人邵見釋臨別謂我曰杭城不可居此去將遠行萍蹤無定凡有函來署名颯萍者即我也自此少一良伴兩人頗寂寞又據朱督連襟吳良齋(甯廷)面述謂介人(朱宇)將於陸軍監獄側造一房屋為

兩位執行地奈何我與朱素往來在獄中上書凡十七次均不見答任本法律家擬狀請再審我念高等廳長王天木有鄉誼函請設法不料該狀批回稱案關軍事本廳未便受理候移送都督府核辦數日後都督府派員迎提即拘押府之東廂屋極小押犯全

屬軍人台防幫統包效忠為軍人中之最高級者其餘連排長等而已有吳子恆者湘籍而久居吳興塘溪鎮亦國事犯也早可保釋以軍法官太實力稱既據探報探為何人反問總統府致無可措覆擱置不理我代擬一稿由其妻電請即准釋放但自己案朱督入覲無從說起呂戴之(公望)代理督篆不便作主直待朱自京回組織軍法會審審判長吳璧華(鍾溶)檢察長王悅山(桂林)形勢緊張令人人生畏吳言今日開庭有利於兩位不妨直說并力勸國家大事匹夫無亦與有責也要當審度時機切不可憑血氣之勇自蹈法網其意似善結果減輕刑期宣告緩刑釋放之日朱命副官邀至客廳曰久不相見矣此案當初非常嚴重援救兩位者固多攻訐兩位者亦有予慮兩難地孰見總統時予曾力請黨人毋庸深究以示寬大總統似有可意予回浙對於兩位案始敢如此結束處防統領何知章佈告獨立擊辦保釋後有人在黎副總統處控告使予難堪予希望兩位暫時離開杭州免步何後我等即告辭一場險惡風波總算不幸中之大幸訊供詳見當年浙江公報中

任子桂林

赴我亦上燕京燕京多故舊初到誤地名投寓金台邸不期遇正

平堅邀往湖北辭以無宦情

任鳳崗出獄由廣西督軍陸幹卿(榮廷)之子裕光師長函招即赴桂林任第一師軍法官職我則得老友杭辛齋書稱鄉居抑鬱何妨來京一

遊藉傾積橐杭寓數家坑海昌會館書中草寫數字我誤讀作殺字入京雇一人力車赴殷家坑車夫半途問在何處我茫然問之路人亦無知者天將下雨乃記及前次張載陽通函時寓金臺旅館遂命拉至西湖沿該館入門見浙江前候補知事吳琳在焉吳係胡文藻舊屬胡新奉命任湖北財政廳長一日財政部僉事張近仁來館訪胡先遇我立談片刻稱胡之缺係伊所讓云云我語吳吳以告胡乃邀同往我謝之吳亦回浙

季重識途馬指點極

分明遷居敷家坑故舊極歡迎

我以殷家坑在何處問吳吳答北京無此地名至海昌會館則在敷家坑乃遷焉同居者海甯人極多崇德人亦有

赴燕飲有時聽管笙有時遊名勝有時叱燕鶯我是傷心客處處

淚暗傾

到京後同鄉故舊或設筵相待或邀往聽戲或借遊名園故宮或涉足花叢幾無暇日但我心抑鬱勉強應酬

京華冠蓋滿位重品性輕藏

我懷中刺怕謁諸名卿

是時京中磕頭打跪未脫滿清習氣我恥之杭辛齋曰北京本奴隸製造廠禮制如此何羞惡為因此即同鄉三老如錢幹臣(能訓)孫臺韓(寶琦)汪伯唐(大

變一等我亦不
類投刺往見
晨夕往還者無非老同盟虎頭方解甲
甯波獨立旅旅長顧乃斌亦以甯屬案革職得總統府內史陳敬第太史

力免入獄時亦在京充陸軍部諮議
城北不談兵
同鄉徐華賢（卓）自團長免職後亦寓京
老友閉門坐悲憤似賈生
衆議員杭辛齋國會

解散後尙未出京
相逢俱一哭白眼看營營久客無聊甚何如別帝城一聲歸

去也相送道班荆
我臨行時王家標鐘家驥馬枚卿等均依依不舍直送至登車而別
道出津橋上愁聽杜鵑鳴

蹤元緯路預約待宗兄寂寞伊誰解客中哀感并出遊姑訪豔歸

宿頓忘程差喜逢良警得休無謂爭宗兄如約至車次互推誠
在京時由

周文郁（涿丞）介紹得識許桐燮許奉委上海地方法院書記官相約同行我先兩日出京告以天津寓金臺旅館未到前祇一人獨坐一室極寂寞乃憶及在杭時曾眷一拱妓金瓶蘭相傳在津遂至三不管訪之詢無知者（擬一篇天津訪豔不遇記登載

天津日日新聞）迨夜間欲回旅館與車夫講定車資半途車夫問金台旅館在何處我又鬧一笑柄謂既與我講價必知路之遠近何得再作此問車夫則言沒有地方我拉不下去正相持間警察來問情由我告以初來此地祇記旅館名不記旅館地該警微

笑凡過空車便問知金台地址否有一車夫答知道的遂改坐該車而同蓋天津有鐵路緯路之分金台在元緯路出門之難如此次長許至同車南下互相照顧甚慰
自我南歸後喧傳事不

清無名徒有姓惹得衆相驚老友經磨劫研求易理精齊名良有

作著作我無成
我出京未久杭辛齋與一許姓被女探安靜生告密即被捕滬報杭許並載而許爲何人則不指明人以許即我也驚相問狀從此遂杭許並稱但杭在獄中遇一異人能知未來事係深得易經奧義

者杭奉爲師研究易理著有學易筆談
易揆等多種早出版我則深愧勿如
君子籌安六
籌安會六君子楊度孫毓筠胡瑛李燮和劉師培嚴復
不敵一將旌雲

南反帝制國事大變更洪憲長已矣議會運占亨

袁世凱帝制自為蔡鐸(松坡)潛回雲南起義洪憲不久即天

浙先圖恢復微勞敢自盈

甯滬獨立一案發生後各省議會一律解散迨袁亡浙江省議員首先請求恢復議會我與何紹韓等借吉祥卷省教育會幾度開會討論呂公望省長允

子同情照准總算開風氣之先

電催任子返湖上集羣英

任鳳岡在桂林電催同回召集之初呂省長曾於湖上歡譙全體議員

誰料與武走

浙人自取咎兩長一人兼為期竟不久欲謀攫警權引起大紛糾

我從議場歸沿途警皆有問之一警官接替獻身手急急趨喧廬

辭職有某某明知事已僵猶啟調停口民張軍則周無一肯擔受

制人發必先遲恐悔貽後不幸我言符楊齊風入牖平心論東萊

秉性還忠厚同車抵龍華拒兵徒呼負孟魯局推翻百般常掣肘

供養苦繁苛閱牆成禍藪

洪憲暴亡朱瑞以附逆故為部下所逐平心而論甯滬一役不殺一人對我省議會莫議長則促其出國我與任鳳岡雖被逮捕亦宣告緩刑總算保全民黨

份子然袁世凱一倒不得不出走天津繼其後者先為巡按使屈映光不滿三月風調山東乃由靈湖鎮守使呂公望兼軍民兩長呂未除書馱子氣故毫無實權軍政方面則由參謀長周鳳岐作主民政方面又有民政廳長王文慶負責呂不過擁虛名而已苟

左右請冀從警政遷一實權時青田夏超以浙江警務處警廳長兼省會警察廳長呂思分一位置初擬將警務處昇劉太史岷劉本省政府秘書長以事不密未成旋乃決定委團長傅其永為警察廳長接替之日警察廳偵探隊長林文忠忽起反抗以老拳從

事傳見形勢不佳疾走避之浙議會正在開會我從會中回寓沿途佈滿警察覺有異電詢某警官知警廳狀態往吉祥巷張載陽寓張語我曰我等今盡辭職矣我認此為非浙江之禍遂與沈定一任鳳岡出為調停呂公望公館在柴木巷已有警察守巷見呂

出一電稿內稱腦病猝發未能視事軍政委周鳳岐代民政委張載陽代云云即持此稿赴周鳳岐寓主張一辭兩代電同時拍發使中央無所動作不謂周張均反對謂類於騙局自取其名不正僅發呂電次日得段內閣祺瑞私電謂諸弟小有不睦何遽出此又次日竟正式任命楊善德督浙齊耀珊長浙霹靂一聲浙人大驚組織一浙江公民大會對於外兵入浙提出異議蓋浙江光復後浙人治浙心理皆同也呂聞之邀集會中重要分子暨張周夏等到寓（張以楊曾任浙江協統前清已有關係託病未到）商辦法深夜專車赴龍華護軍使署公推呂及我暨浙議長沈定一議員任鳳岡謁楊我以公民大會定明日在城站大舞台開會須主持請省議會秘書長孫太史智敏代表四人見楊以不帶兵為請楊曰拒兵即拒我也堅持不可專車回杭由任到會場說明衆皆懊喪而散浙人治浙局面從此推翻有歸咎於夏超者夏亦引為遺憾嘗語我曰我想總有一日可以慰浙人抱此觀念來一非浙人督長即謀去一督長卒召殺身之禍悲哉

激怒鐵中錚奮起雄

赴赴自主議成灰虎頭隨解綬增我一悲觀閒靜學五柳
楊善德帶兵入浙增加浙江一

師餉需我友前浙江都督蔣尊簋及混成旅旅長周鳳岐民政廳長王文慶等心皆不甘因甯台鎮守使顧乃斌亦民黨齊赴甯波宣布自主楊命浙江第一師長童保暄討之童與王文慶同鄉交極密以為聯絡一氣事無不成豈知楊並命其部下陳樂三一師雜內監視童無法打成一片速王走王密告蔣周等乘輪出申而顧乃斌亦就此解職浙東自主徒存歷史遺恨而已

二屆省選開當選誠非偶我抱愛

浙心誓作看家狗
昔年我撰一文自命為浙江看家狗文載各報

尤恐諸同儕流品有良莠出組良

社團優秀十居九民隱競關懷
謙論無出右議興議廢除浙會操

樞紐二屆省議會我與任鳳岡擁戴阮性存為議長不料被台屬周繼潔利用官廳之力所擻去乃組織一良社網羅優秀分子凡會中議案決否俱操在良社派周圖抵制乞援蔣邦彥金錢魔力亦設一澄廬俱樂部然人才太少無所建白卒不敵良社之有聲有色也

我列輿論壇任呼鐘與岳商民讀之歡官吏閱之忸日夕
不言勞揮毫當擁帚
我開設一良言報館反對齊耀珊最烈齊雖視若眼中釘而商民則一致歡迎

斗勸進電河間莫或加可否欲揭悶葫蘆挺身求之友揚激雨未能有口祇好守良言無疾崩擲筆歸隴畝馬廠樹奇勳一戰洗氛

垢黎元洪任大總統時浙江省議長沈定一入京督調進廢督裁兵說黎頗動然未敢發馬長江巡閱使張勳擁兵跋扈以黎無能為竟舉兵行復辟事段祺瑞率馬廠馮玉祥旅討之張敗遁荷蘭使館查張擁宜統復帝位時發號施令儼然一滿清

政府各省督軍未有表示我與任鳳岡以其言報名義兼省議員資格首先發電請馮國璋以副總統名入京行使大總統職權電去無消息乃挺身至張載陽司令部探詢楊善德有何論調張曰楊祇言擾亂治安者殺無赦不及其他我念此悶葫蘆究竟實什麼藥乞張代問次日楊送一通電稿到報館內有揚清激濁兩有未能句館中同事任鳳岡查人偉潘忠甲等以照此情形何能辦報遂摘此兩語宣告停版

帶隊進議場經我大聲吼二屆省議會第一次開會省長例應親自出席齊耀珊不知省議會法竟率衛隊入議場違反暫行法我責問議長周繼濤聲色俱厲周視齊齊怒目令衛隊

落自矜持那肯為利誘齊耀珊後調內務部長三屆省議長沈鈞業以舊時僚屬關係進見齊提及我謂在浙幾年此人最與我為難自裁撤審檢所事起幾無日不在報紙上

醜詆我非但不與之校且重其品格蓋浙議員中有以事請託者有薦舉親友者獨此人絕無此種行為可惜不自歎抑將來遇一不能容忍之人吃虧必不在小

拌向權貴衝該加議員我為警備隊事提一質問書詞頗嚴厲齊

首駁詰一大篇絲絲稱入扣笑柄達幽燕吉林無詞剖我為警備隊事提一質問書詞頗嚴厲齊

答復書中有該議員三字我憤甚層層駁詰宣布報端嗣齊回京銓敘部長郭筱簾(則漢)舉以問齊俯首無詞京中認該議員三字為做省長之大笑柄云

彈劾第一遭文墨豈容苟公推我捉刀直任自忘醜一讀無瑕疵立電徐菊叟吉林驟下台滿引一杯酒省議員鄭邁亦議員中之佼佼者提一彈劾省長齊耀珊案為浙議會破題兒第一遭余以案關重要非我動筆不可我乃別提一案併付審查舍鄭用我二讀通過後先將全案電京粵因中山稱先

生遂稱徐菊人先生從沈定一說也徐得電大驚謂不稱總統而稱先生慮浙有變即免齊耀珊省長職

浙長易吳興浙人正歡騰武人干政想

逐逐效鷓鷹我叩兩師長都言相助應但求梓邦裨大吏任能勝

密函京三老毋庸顧慮增南來請放膽正誼儘堪憑下馬橫遭辱

依然省座稱

中央任命沈金鑑長浙沈浙江吳興人浙人正預備拍電歡迎而督軍盧永祥以不得自兼電京反對我以軍人干政風不可開且盧所反對者為我浙人尤所不甘即走謁第一師長潘國綱第二師長張載陽

問有何意見潘張均以盧之舉動為不然但不便表示謂沈果來自當相助我即函京老錢能訓孫寶琦汪大燮請轉語沈速來母恐沈知底蘊祇盧一方作用毅然南下車抵杭州站陳樂三令部下搜沈行李發現兩手槍沈以堂堂省會長所攜手槍並非違法立向索回陳見一二兩師長潘張及警務處長夏超到站歡迎遂亦以省座稱沈握手言歡不復變橫

每逢關利害深夜輒挑燈革却敷衍習

同求衽席登

沈本老吏凡遇盧與為難而地方有不利時輒深夜邀我及任鳳岡商應付方法使盧不敢相逼盧人亦厚道往往自行取消所主張

省選開有日豔電

肆欺凌環視東西浙郡曹半模稜夏馮商對付事急我呼朋函電

埋頭寫代表民意懲強權心膽落公理若噉昇三選(屆)無阻時機

不欲乘

第三屆省議員選舉沈於浙東西十一府屬初選監督已下委令而盧永祥發一豔電凡駐軍地方一概停止選舉沈憤甚謂選政如不舉行貽笑各省省長還可做下去嗎欲辭職警務處長夏超政務廳長馮學書力阻之乃邀我

與任鳳岡開一團會議夏發言謂官難開口祇有人民自動以議會係民意機關人民有要求選舉權速我赴滬工作囑任在省工作我先後邀王景韶馬鴻鑑獨鶴等擬擬文電經我修正後即由董仲章拍電登報作函及印發傳單辦理一切手續規諫盧氏并促各府屬團體齊起力爭盧見種種文字氣為之餒嘉湖鎮守使王賓首允湖州開選一府選竣各府省議員絡繹皆產出迨召集開會例須先選議長除前金華道戶沈鈞業當選正議長外有以副議長一席相界者我拒却且不出席以示堅決遂以杭

人祝紹筆(風狂天欲雨湖畔來江陵東約清華館樽開酒如澗關門相呈五)充之

說笑侍役適逢憎來此何所見黑幕殆層層組閣似前定回京便

誇矜首將浙長易清議凜春冰去固浙人惋來幸浙人仍軍民分

界線總算木從繩我愛清河最蕭規勸服膺

張紹曾來杭寓清華旅館東請報界同人我亦與焉舉朝時有一茶役在側竟怒目

斥逐並自起關門我以為必有密語不料所說俱無關重要迨回京組閣首先發表浙江省長沈金鑑調京而以張載陽繼其任杭人羣疑沈之去浙殆虛永祥與張紹曾有密約以張載陽繼任將來民政不啻操在虛手報紙一致指為軍人干政之漸虛表明心

地將縉過情形往來電稿送刊隴西閒散詠位置冀逾恆豪興西湖覽贊同我未各報并聲明軍民分治界線

會清河頰枉顧評議勉兢兢實現期猶待隣封兵氣蒸

前財政總長李贊侯(思浩)下臺回浙

慮永祥思籠絡之而苦無相當位置乃謀開一西湖博覽會先在商品陳列館召開地方會議除官廳外東邀紳商討論到者不少但對於該會之辦法唯唯諾諾無一敢抒己見我性慤起立反對關於增加鹽稅為會費拆毀運司河下府衙門內民房為會址期

期以為不可并列舉巴拿馬賽會浙人陳蘭薰(琪)如何如何南京勸業會浙軍徐允中(則恂)如何如何聞者愕然最後前甯台鎮守使顧乃斌起作調人稱西湖風景甲於環球能辦一博覽會是浙江一名譽事如辦法認為未善善儘可從長計劃衆鼓掌

散會後省長張載陽來寓謂李之地位崇高盧督一時無安插處特就地方事業着手意在以會長一席請其担任兼之事關民政經老弟反對後渠與素然已不願出面浼我作主我已商得李之同意先設一評議會預定老弟亦評議員之一萬一辦法有不合

處儘可貢獻意見修正之不料該會未實現江蘇督軍齊撫萬(雙元)為滋滬護軍使問題秣馬厲兵已有攻浙風聲厲備作戰無暇再談此事該會遂成流產

升周夏交相用清河冷似僧輕車隨下野保境有明徵

盧齊戰爭一稱鴉片戰爭查上海為鴉片

進口之所每年收穫甚豐蘇齊難免垂涎且明係江蘇省管轄區域而反被浙江攪得心何能甘查盧本淞滬護軍使調任浙督調任之初論理應由中央派員接替而盧先令部屬何豐林繼任電請照准齊早不歡迨至此時齊以中央無統治能力突謀奪回淞滬護軍使權遂與師盧新得咸致平楊化昭兩將助一面出嘉興一面出吳興齊幾失敗乞援甯省正在黃渡澗河漂陽宜興酣戰之際忽孫傳芳由閩入浙浙軍礮兵團長張國威與孫通仙震關並不抵抗浙第一師長潘國綱又不戰而退盧以浙軍守江常門戶而竟如此後路已無即決意離浙師長陳樂三憤甚謂浙人驅盧擬乘潘國綱退下時一擊出氣我據友報告知周鳳岐與夏超暗與孫傳芳接洽密派一郭姓見過孟昭月即奔告張載陽張曰定候要你做省長我讓他做省長恭先要做師長我讓他做師長我問何消極乃爾張曰我不如此恐杭州先糜爛浙軍亦不能保全我已對盧表示同車赴滬盧亦命部下不得妄動我消極所以平陳樂三之氣免得伊在盧前作梗云云至周夏迎孫亦非誠意蓋周為沈金鑑湖屬同鄉沈長浙煞費苦心用周為警備隊總參議沈去浙周以盧作崇恨之夏則對沈素出力盧之製沈肘夏早不平推夏之心凡有能驅盧者皆我與也故孫入浙夏不計他日之利害先致殷勤兼之周夏兩人向有野心非若張之肯退讓也 往者姑莫說來

者永留痕初見垂青眼書生不受恩每關人物誌嫌我太窮源似請原非請似捕禮尙敦兩回兵挾往晤語反春溫盧水祥行矣孫傳芳來雷峯塔忽倒浙人視為不祥孫極機警

抵開口不進城即直撲嘉興達上海始回浙我同鄉周承英（赤忱）與孫在日仕官學校同學往見孫語以宜延攬人材孫問人材為誰周舉數人我亦在內孫即託周見招我辭不往孫謙請杭城報界我時主辦杭州報各報主筆邀同赴譚軍署副官張麟我與老友也定席次使我與孫對坐孫視席次表起謂我曰久耳先生名額常常賜教我處之淡然凡孫舉動及其從者我輒本剛正立場筆不為恕有杜佑樵者以浙江官而兼福建官我以脚踏兩頭船諷刺之又杜擊一隣佑王姓女赴滬我大加指斥杜訴之孫竟面諭憲兵司令官上官雲相劫我上官派某副官來寓天正下雪我從旁舍疾走省署省長夏超即命趙守禮來陪某副官並請其晚膳時適蔣百里（方震）在杭上官係保定軍校學生與將有師生誼夏託蔣緩頰蔣知我素性囑上官善視之并約定明日見面一談了事電告我我回寓語某副官未見信乃打電話去問撤回憲兵次晨我到憲兵司令部上官雲相交談良久謂蔣先生說過不必再見孫矣此第一次事至第二次巡閱使署秘書長本為萬仟（鴻圖）忽又請陳閻（季侃）為秘書長我探得真相孫雖與夏結盟兄弟而處虞懷疑用一陳閻全在監視夏超并預備以陳繼夏任我於杭州報將此種黑幕宣布並表示反對孫怒甚又命新任憲兵司令官汪其昌親來寓我汪年少戎裝刀佩儀表可觀我繼妻朱氏見其貌似亡兒（冠臣）竟動砥礪之心隱

然淚下我略加勸慰隨汪出門前後兩憲兵乘腳踏車夾我包車而行如捕獲一大盜然我至軍署孫親接見謂浙江人材我可錄用必錄用浙第一師師長不用自己部屬而用陳公俠（儀）即注重浙江人材也季侃亦浙江人材廢棄可惜故別以祕書長位置之何得說我有作用杭州報祖護定侯全供定侯利用實屬不合我嘗以定侯行為浙人亦有不滿之處不過光復以來許多浙人都已淘汰祇賸定侯一人猶在臺上譬如一個家庭好子孫無一存在獨此頑鈍兒依依膝下那得不生憐愛人情大抵如斯我之報紙愛護定侯原所難免至爲定侯利用則絕無其事目我亦非此等人格請放心兼之季侃亦是熟人何分恩怨孫大笑謂季侃既是熟人不妨到季侃處談談命譚兵伴送至季侃室季侃曰前天老孫見報大發脾氣繼我再三申述始緩和下來我稱謝後與談他事

一自秋操發公然五省吞人皆聯帥捧我獨直書孫

孫傳芳在浙有年實力漸厚又

得浙軍一二兩師之助頓起野心借秋操爲名進兵隣省一戰攻下南京楊雨霽逃再戰攻下安徽姜登選走命浙軍第一師駐徐州（陳儀）第二師則分駐蘇常一帶（周鳳岐）傳檄而定江西福建人事由其調動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石頭城中居然一

小朝廷閩浙皖贛大員歲首不啻行朝規禮得意極矣各報均稱孫聯帥獨我杭州仍直書孫傳芳或孫馨遠從無聯帥兩字發現讀者歎爲特色

坐鎮金陵塔武林念念存養

兵遭嫉妬調虎使離墩妙手安排辣風傳我耳根漫將新祕史握管寫黃昏報紙流傳遍儼如鞞鼓喧造謠橫指摘桃撥險含冤密奉江東電伴同上帥轅未交軍法訊先見宋梅村百口難分訴多情路暗奔死生齊着急物議滿杭垣營救聯翩集不平惱太原甬申同義憤欲殺已難言刑判期何永執行烏入樊中郎也緩頰公債轉乾坤兩約強令諾啣悲出獄門

傳芳坐鎮南京念念不忘浙江以浙江夏超暗自養兵中具所忌也莫永貞晤見孫祕書長萬俱千萬密以江浙兩

省長行將對調告之莫回杭語呂紹美(衡)呂舉以語我我以陳陶遺同是南社中人且係一文學家於大局無關輕重至夏則一生精力都在浙江一旦調離與地方治安不無影響遂寫一新聞刊登杭州報并下調夏即去夏之斷語孫閱報後以我揭破其陰謀指為造謠挑撥電令浙督盧香亭擊辦盧奉電立諭憲兵司令官張某(忘其名)暗圍我寓請我到憲兵司令部司令官陪陰路行至督署見參謀長宋梅村宋手執杭州報指兩長對調新聞從何而來我答以轉載上海報實則上海報轉載杭州報也宋云上海報無去夏語杭州報何作是語喊一兵來送我至軍法科技科科長科員大半熟人有陳雲艇者以形勢嚴重須向外間乞援問我通知何人最要緊我言同居之顧乃斌陳即奔告顧願以周承英在杭邀周營救周馳至督署則中國銀行副行長已先在蓋是時省城警察廳督察長陳廉齋(惟儉)得訊往尋杭商會長王竹齋(祖權)不遇轉覓中國銀行行長金潤泉(百順)又不在情急想到副行長陳鶴士(其采)亦日本仕官學校出身遂求陳出馬陳之兄英士(其美)本我老友陳又愛讀杭州報謂陳曰許君之筆我早知有今日矣拆我浙江人之骨自當盡力援救故首先為我進言者是陳其采陳出周見虛語之曰許是屬正平一流願足下毋為黃祖虛領之旋王祖耀王錫榮金百順徐青甫祝紹箕等聯翩而至盧雖以須請示聯帥辦理為詞然暗中亦以浙人意見電告孫無負殺士名富籍省議員李鏡第張原煒等及上海名流章炳麟蔣尊簋殷汝驪楮輔成等先後電孫孫命判我十四年又六月刑期送陸軍監獄執行浙江財政廳長蔡儉卿(樸)為舉辦二百萬公債召集杭城金融界開會王錫榮曰我等保釋一許某尚不得是政府目中並無我等今日公債何必問我等耶詞甚負氣蔡曰許事總可設法請諸君放心嗣蔡見孫亦為我言孫提兩條件一不許我再做省議員一不許我再辦新聞紙以為如此我口我筆均無發洩地臨釋之日強令畫諾我忍盡痛道辦而出至在獄情形

獄

見昔年所著丙寅獄中記

居鄉心悵悵罔極痛嚴尊術者言皆驗命宮註定論

我出獄後遇一預言家謂我九十兩月間還須披麻穿孝後竟如其言痛哉

忽報東歸速青田喜置樽暢談機已到付託

柳營屯再四進規諫無如波已掀餉源居第一敦促助文元鐵路
申來截誓師祝弟昆禾中親督戰潰退蝨誰捫私邸槍聲響上行
擇要蹲新裝沿路捨觸目敢憚煩電乞命收拾偏催返故園一時

消息杳何處不驚魂

浙軍第二師師長周鳳岐隨孫傳芳出發由蘇入贛孫在九江時杭商會長王祖耀往稿師孫問及我王曰近來息影家園不問時事孫曰此人很漂亮可惜要罵人王曰聯帥何

必介介王旋浙孫部下謝鴻勳與黨軍戰大不利周鳳岐突來一電致其旅長盛開第內有率隊東歸語盛據以轉夏超夏甚興奮時浙督盧香亭亦調往江西戰線夏認爲機會可乘邀我及王廷揚到省署舉杯言曰兩位可出而任事也我要請兩位到金衢嚴去如需要軍隊盧若虛一團可供指揮王與我均勸夏慎重我更以不妨待恭先到再舉勳無如黨軍方面夏早有約馬鈞倫許寶駒等又日事催迫孫系人物如王金鈺蔡樸已不在杭城夏首繳軍署衛隊械繼命錢文選長浙鹽運使政務廳長蕭鑑兼財政廳蕭長與夏之左右王藩李平等慮危險勸我數次諫夏最後我偕查人偉韓寶華同往夏表示有萬一失敗我情願做流亡命海外亦多幾個朋友語蕭不得已允就財廳職促我相助不滿一星期夏欲進兵淞滬我又力阻夏曰已與松江鈕永建協定辦法十萬元已送去不便遲誤我得浙路祕書於笑呆(鄂)訊知上海來車已斷告夏曰上海似有準備不易取也望養精蓄銳待恭先到夏不爲然親自督師出發之夜省議員蔣馥山(玉麟)在城站祝勝利稱夏所部是子弟兵當然戰無不勝不謂師抵嘉興一戰而潰夜車回杭在孩兒巷私邸召政商兩界議善後已無有如上日省署慷慨談兵之氣概旋索省長印我以應佩往上江據一險要作發號施令之具但一般人均猶豫有主張交杭商會者亦有主張交省議會者紛紛未定而門外槍聲作慮兵變遂潛避花陽次日夏乘汽車出開口我往省署董紹祺出孫傳芳電已委陳儀爲浙江省長矣我見沿路兵器堆積莫之收拾電請井亭橋張載陽速知伍崇仁團長取藏張曰此間你不必干與你速回鄉爲是張愛我深故作是語我乃雇一汽車偕陳德新查人偉同甯海

甯海

早起持書寄街頭形勢異家家局乃屏退下兵爲崇威逼下扁

舟洶洶羣言利延陵爲贄留銀餅囑多備籌給三百圓脫然始免

累回看虎狼羣絡繹暴橫肆急召沽與屠爲我供探視囊空應付

艱競勸引身避尾幸黨軍追最先是兩騎聞名入我廳向壁皆翹

企各地丐先容出場再盡義迎旗過小橋潰兵跪下淚戒毋妄相

殘函送黨軍議

我自總張載賜電回鄉間一無消息苦悶已極夜作一書擬向別處探詢情形晨起往寄街上商店舟解纜去有一持手槍者迫我送行我遇憐舍吳家鼎招同行至黃鶴橋鐘家墳前逼我下舟開口索洋一千圓我以小小鄉鎮何來此款乃減至五百元我祇允五十元相持甚久有一連長邀我登岸自稱山東籍兄弟四人均讀書不願爲此暴行不過我之手槍被道護兵拿去我不便多說祇好請你籌措數百元給他我著之命該護兵上來隨我到市留吳爲質我向各商店籌到三百元該護兵取之而去吳亦放回但周王廟市上成羣結隊敲門搶劫已不時發現我恐本地人或有爲虎作倀者遂與吳商借一小茶肆號召屠沽及游手之徒出而維持時偵新年向家中取年糕糕餅店取麻餅及鷄卵等供給若輩其索錢者亦稍稍給付之資續三日經濟漸感不敷緣此時略有儲蓄者咸避匿鄉村我陷於無可爲計而要求不遂者欲挾我行同伴促我躲避僅半日許黨軍尾追已至先有兩探尋我見我家廳上懸有孫中山先生觀潮同攝之影呼我老前

我率衆歡迎路綢油車小橋遇潰兵五人跪在泥中哭泣求救蓋該兵等早無槍械而在鄉間劫掠爲衆所擒擊破頭顱腰間所有盡被搜去

我力勸鄉衆不得野蠻即備函送請黨軍議處聞次日已充作伕役矣

申杭已通車紛傳青田事將

信又將疑未睹遇害記前途險若斯我抱浮雲志

見一杭報載夏超遇害屍身未

獲有張載陽馮光字何紹韓等向軍署索屍新聞一則心中頗疑惑後知確信乃詳加調查於前年撰一遇害記

朋輩需良材電邀我勞頓財政大範

圍階前尺地界案牘日盈堆多決少請示餉需嚴厲催具覆似惴

惴黨軍入浙後除軍事外分兩大組一政治委員會一財政委員會遇重要案由兩會開聯合會解決之政委會主任張人傑未到前由褚輔成代財委會主任陳其采陳委錢顯曾爲該會秘書長委員中對錢均未滿意陳憶及我曾兩任財廳祕書主任

雖爲時俱不久而人無間言且佩服我之筆墨一度營救我於會中提及蕭鑑俞煒等我老友也力贊其成乃命科員徐懋來電邀我到杭晤陳陳極懇擊我以壽萱(錢字)亦老公事未便取而代之辭壽萱曰事太忙我幹不下去請兄來我願相助蕭俞又敦

促遂担任祕書長其時財委會範圍極大彷彿一省之財政部凡前財政部屬各機關皆隸屬也公牘之多無出其右錢顯曾動輒提付會議我以可免付議者即負責表示意見飭科辦理會議席上省却許多麻煩一日南京來電索款詞極嚴厲有不如不遵辦以

反革命論語我未到時由錢擬覆電稿正在討論之際我馳至由委員張世杓交我斟酌我於措詞不善之處提筆修正各委員均滿意始發

標語貼滿牆清黨逮賢智兩

會俱自危罔敢出為地我素慕祁奚保釋盡友誼

浙江政治委員會主任張人傑將蒞杭而杭城忽發現打倒昏

庸老朽之標語張疑委員中人妒忌為之不數日留守司令胡為雄派兵逮捕委員傅奉命清黨被捕者有褚輔成查人偉丁濟美及沈鈞儒密維琮琮初覺等褚則解送南京其餘均拘押陸軍看守所政財兩會委員俱惴惴不自安我與俞煒王祖耀先後保釋

查丁密三人

政費狂增添措發大遭忌

政治委員會自張人傑接事後大事鋪張政科為廳月需經費十三四萬我以軍閥時代浙江省公署年支經費不滿二十萬而今月支

如此之鉅認為闊少排場無以對人民查司法廳阮性存預算開支月僅定五千元乃舉以為例祇允每廳照支五千元緣其時主任陳其采在京代者為周駿彦周不肯作主囑我對付我同學陳布雷任政委會祕書長派祕書樓守光一日連來七次催索我堅持原說樓曰我們都是事務官何苦得罪權要我答以同是浙人不能以地位之高下論嗣陳布雷親來面商先支數萬元餘待陳主任回杭再解決我始允發數萬自此張恨我甚後以薦捐事借題發揮

杭商訴理由

百萬未推諉

孫傳芳離浙時曾向杭商會轉商杭城銀錢業借款約一百萬迨黨軍入浙一度呈請財委會撥還財委會以為數太鉅提付聯會討論各委員多數指為接濟敵人不子歸還而銀錢業以此款當初分担或三

萬或五萬或十萬不等不啻將各行莊股東血本完全取去如何能繼續營業推王祖耀金百順王錫榮三人來會請求陳主任係銀行出身頗為難徐委員青甫及我均主張如數撥還來文我貼一條飭科照准該科擬批不敘理由似未足以服人我別擬一批稱借給孫傳芳之款雖出於迫不得已然聯會否認未嘗不是蓋當時滬甯未下即行撥還此款轉授孫以借款之便利而增加國府之負擔拒絕使聞具有苦衷杭商似應相諒此乃權宜之策目前大局既告粗定似不能使杭商長感痛苦自應照數撥還俟提交聯會追認可也云云(原文已記不清楚大意如此)陳閱之首肯即繕

軍鈔急收回兌現成兒戲

縱云職已辭心却長抱愧

黨軍入浙裝來軍用鈔寄存中國銀行迄未開箱使用所使用者僅係軍隊帶來之鈔自收回令下浙江辦理最先最速限電到一日由各地商會代收出據

軍人方面則與胡為雄約定當調法幣逾限歸伊負責不再通融總計全浙不滿七十萬我在財委會經辦此事辭職後往問可否兌現體念貧民科長程柏堂(鵬)面語我稱主任意須請示中央我告以一請示便無望浙江固少數江蘇則六七百萬如何中

央肯担負蓋浙江停止使用不免流入江蘇此軍用鈔不兌現實因我辭職前未實力趕辦之咎故至今猶引為遺憾云

政潮又滔滔濂溪任疆吏祕長府

避嫌分會姑一試同學重出山首先爭此位三字大文章初衷得

賦遂國府成立未久即發生暗潮浙江主席（政治財政兩委員會時已改廳實行一省主席制）易周鳳岐周初欲以省政

也何以自明周乃止改用計仰先（宗型）嗣周又親自作書邀我為政治分會祕書長姑允一試第一次開會我出席第二次往

書長例須委員兼任許非委員且本人既未辭職亦未免職請許來何為周滑稽答之曰我聞盧香亭說許是個文豪我請來做大文章各不談下去我從此乃脫離政界矣

方庇不肯曲周旋卒為當道對極言禍所胎猶答彼放棄瞬息謫

長沙書空徒自恚周鳳岐之為浙主席全系桂李宗仁白崇禧之力其時蔣委員長宣告下野回奉化籍關於蔣鼎文之一師每月給養費及杭毅之杭市公安局長職對周頗不嫌我勸周周曰彼已下野

何得再來干預我以大局殆有變化不得不慮慮而周不聽也旋蔣果東山再起周即去職得張岳軍（羣）從旁斡旋始無恙宦海風波多寧向田農廁家鄉育

蠶區立張絲繭幟貪夫利是圖妙計獎分類我主稅額加獄又興

文字弄權妄進讒倖有一書賜不值半文錢鬧得天花墜我離政界後注重絲蠶事業錢

新之（永銘）任浙財廳長大權落入科長蔣元新新手續係張人傑所派主要人物是年繭捐委員特定一獎勵辦法超過比額者獲獎愈多所謂公開弄錢也我以開設繭行是年最盛僅就海甯而論前定比額時不滿十家今則一百餘家為抵制公開弄錢起

見用蠶業公會名義拍一電主張先加比額再議勢勳揭破蔣之計劃蔣恨甚竟於張前說我搗亂張欲洩當初發政費之氣手諭省會公安局長圍幼甫捕我解省府轉送法院高法院院長鄭文禮老友阮性存高足也重我名命看守所長魏炳文（章）善視

商

指

之魏素不相識問我與鄭有何關係我以阮之淵源對我在獄中憶及民五年度中山先生海甯觀潮張亦同往遂作一書與張黃其不應下此手段對付老友又提中山先生賜我書中有鷗盟仍在句既曰仍在乃如此耶張自滬上歸其母舅龐贊忱由三姬方采芝往求請其主持正義已為我言本有開釋意見我書極注重中山先生賜書遂於王祖耀王錫榮緩賴時即招教育廳長陳布雷至囑其轉達鄒文禮將我釋放此案一無價值而友人奔走又忙了一場 一波復一波

何嘗得安睡煩惱半自招秋繭險逢魅為公不為私剛正繫人思

春繭案了矣而次年秋繭又出與會養甫衝突會時任浙江建設廳長統制收繭繭價極低最高每担鮮繭十四五元次則有在十元內者我以蠶農勞苦一場而所得不償所失且我正辦長安絲廠廠中讓其收繭亦憤憤不平途扣留其所收之繭並與同業商量登報懸賞緝拏其出運事屬膽大子曾難堪曾怒在省府會議席上提議拏辦我無一應者鄭文禮勸之曰此君倔強飽管鐵窗風味即使拏辦伊亦未必屈服不若浼人調停免得多事曾乃電邀褚輔成及金百順調解我以此項秋繭平價售與各絲廠為條件得照辦我長安廠不取廠外之繭表示並不為己惟口最興戎我又叔向同好言人不善統制會秘書楊承訓佩我公道臨去時猶以我為念

後患付蒼穹 我好直言罔知顧忌後患在所防奪天然品同聲詆昏膏 蠶絲為浙江生產大藉內用維持之值此時機外人之人造絲又入口浙江官吏禁止交織品其時杭州機戶有攙用者輒被罰辦不謂案禁未久緯成公司以大綢廠名義藉口潮流所趨竟用大批人造絲織成綢品以圖漁利我與老友居緒乾同事反對於杭州報上大聲疾呼責其昏謬且謂政府不能改良天然絲已屬不不是尤復從用人造絲不特無以對從前辦之機戶兼恐蠶桑事業將來大受影響於民國兩有不利而省長夏超惑於該公司之說反勸我無持極端論調是真一憾事也 防開漏卮

漸反對尚呢絨 民十六年後軍政要人好穿西裝廢棄絲織物而競用呢絨引為時髦闊綽我以外貨暢銷國貨勢定藍袍黑褂純用國貨殆於此書有關云請緩追陳欠追欠待年豐 張難先（愚痴）主折正值折西水災以預算不敷嚴追方辦振一方催欠是欲民生請免加營稅加稅值民窮 營業加稅一案浙省各縣商會來杭開聯合會一方政府欲民死者亦政府語請免加營稅加稅值民窮 致反對省黨部常委葉溯中出而調停組織一特

方辦振一方催欠是欲民生請免加營稅加稅值民窮 營業加稅一案浙省各縣商會來杭開聯合會一方政府欲民死者亦政府語請免加營稅加稅值民窮 致反對省黨部常委葉溯中出而調停組織一特

會我亦被邀官商合議無主張我提議照額加倍而官方以相去太遠未允我乃致函財政廳長周駿彥有百業凋敝之秋此項橫征暴斂實非其時請體恤語旋解決

蒙 英人梅藤更在浙年久動假慈善名義串購山地西湖寶雲山黃龍洞兩案我皆據約力爭呈請齊耀珊省長莫為梅氏所朦蔽梅氏聘請高易律師訟爭卒無可如何而產權始保全 清丈求澈底莫

貪眼前功 魯詠安（滌平）主浙舉辦清丈耗費甚鉅而丈而不清民皆怨之我上一書暢述歷史刊布報端見者咸引為快人快語 我筆為之禿注意在塘

工 海甯塘工關係七郡生靈（杭嘉湖蘇松常太）入民國後我始則於朱端督浙時歷陳利害朱邀我同往開塘繼則於沈金鑑長浙時詳加指摘終且於張載陽長浙初陪同政務廳長徐青甫巡視塘身總之我對塘工險象及新舊工程常嘔不已

我舌為之敝着眼在學童 夏敬觀（劍丞）一長浙教育廳杭城學潮煽動有人致一時不可收拾我嚴詞責備限期復課去後夏來書置辯謂我輕量天下士我亦不甘退讓然對學生

會無不苦口勸導 當以學業為重云 萬般俱積極努力向前攻不怕權威逼但論事理公縱

遭多口厭却博衆欽崇 我舌在我口我筆在我手遇事輒出頭露面不避權要故來 市選意誰

造塵囂擁藐躬外來鴉片毒遺恨記文忠借此謀傾陷張冠戴李

翁一時難自洗頸血幾流紅省內莫能救同門訊暗通雅蒙諸友

貴理直氣尤雄遠近齊呼屈如鳥脫樊籠堪憐書帶草猶處包圍

中虧得陶謝莫堅持法理隆不如歸去好送我上車東 杭市商會主席王祖耀病故屆改選時不

知何人起意以我為適當人物我平時表同情於無力者而忤有力者有力者忌我當選根究抗日會處罰之款先則設謊請我讓步我以其來書無禮却之繼則我登報聲明勸各商別選賢能而門下趙傳榮凌玉章等與信仰者進行尤力遂引起被捕案臨選

之夜十二時突來警察圍我寓所帶一警犬入內搜查我所居部分一無違禁品回搜前廳樓上發現鴉片該前廳為杭海汽車公司辦事室公司帳員吳家鼎吸食鴉片與我不相干徒以同一牆門張冠李戴捕我到省公安局次日送保安處司令部受訊兩次轉送省政府調驗室緣是時我任浙江國警分館館長妄以公務人員資格圖處我加等治罪之條風聲所播危險萬狀我猶未之知也保安處軍法科長孫璜(叔軒)係高校同學某妻人(姑隱其名)要求在一條線上對付我孫強應之以我現任分館長地位主電中央請示實則予我挽救時間會逢其適安徽來一汪德光亦同學也孫以職責關係不便通知杭人密告汪謂杭城已無能救者速向外請援汪乃與陸希等函電首都及行營凡我同學如陳布雷趙迺迺等均盡力營救杭城王廷揚王錫榮張旭人居緒乾張紹霖等到處奔走最可笑者借力軍警暗中欲害我者表面亦作救我之舉一時滿城風雨甚有追至江干請保安處長宣鐵吾先殺我而後赴上宣諸賢人其同鄉傅瑞禾孫錫鑾預為進言與許無仇不可做鴿子手宣因是拒却省外聞知此案紛紛來電如中央黨部陳立夫中央國警館長焦易堂審計處長陳其采陝西省主席邵力子等無不振振有詞而尤以孫哲生(科)一電為最切實電中稱正氣所在不得故意摧殘蓋我之懇直友好所素知也上海張發奎唐生智張嘯林杜月笙等一日晤到浙主席黃紹竑(季寬)邀之謙飲謂許老先生從不吸鴉片即使吸鴉片似應諒其年老黃允回浙主持正義披閱杭報見許某調驗確有毒說即傳調驗室主任某(忘其姓名)詢以許究吸鴉片否某答謂驗未畢未敢妄斷黃指報曰如此誣人太沒天良迨調驗畢委無毒乃發回保安處猶憶在省政府時我之室中由府祕書處及民政廳派員輪流監視有無烟癮暴露衣被飲食都由省府供給門外立一荷槍者可謂嚴重之至我重回保安處處中人均知我冤有兩隊長一陳天申一徐至光願列門牆脫帽行鞠躬禮代雇一小童伺候一切可通融不復作前次獄吏之尊我詢以家眷可否接見陳生即派人到寓請三姬方采芝來處我見方形容憔悴不禁淚下方報我外間情形始悉此案險狀未幾又起一猷我消息我命陳除囑廚房注意過數日陳來賀喜稱孫科長吩咐已奉到中央電移送法院辦理日間過人耳目夜間送去夜膳畢陳雇兩人力車送我至法院法官已散值尋一檢察官來僅問姓名諭押看守所所長魏章招待甚周越兩日開庭發交市病院調驗極許自由惟不得出院門一步一星期驗畢仍無毒由法院提回庭訊時我家傭婦倪姓及吳家鼎均先在我即由友人保釋不料判決文到我竟處我以幫助吸鴉片罪杭城律師如王韓陳德新陳惠民等均代不平願盡義務具呈上訴開庭推檢相率請假引避迨數小時始訊問律師則雄辯滔滔而法官默無一語臨退庭時突稱許先生還有何話我答曰此案個人的不幸小社會的不幸大我但望宣告無罪而已據說地方法院之判決書係高法院長鄭文禮所授意鄭本器重我實因有力者包圍之故後高院開法官會議謝鴻恩陶亞東莫潤華等以司法獨立何等尊嚴豈容外力劫持遂宣告無罪案解決矣而有力者自認失敗猶不肯風平浪靜我之門庭如市如故竟派暗探記錄來客包車械數似有他作用杭城至友勸我還鄉暫避免遭毒手我乃擊眷言歸送我登車者有之送我到家者有之回首前塵良深

其

恨感 小築園名退栽培花木叢明明窮措大苟免篋瓢空工料知多

少何來掘井銅一生崇儉約儲蓄悉移充非敢富湖背

陸稼書先生宰嘉訓俗書內有戒人勿造

一則此中有隱衷牆邊彭澤菊牆外雲林桐知止軒前月倦還亭上

風寸心泉石嗜藉此韜養終

我一酸秀才無建造花園之能力即數十年儉約自奉諸蓄亦屬有限而竟爲此舉未免非分不過默念生平受盡苦楚年逾耳順未有一自慰之

處且讀疏廣傳財之一字與其遺後人何如自用之况別有隱哀名曰退園藉示退隱之意知我者應許我也園中種花木外有倦還亭知止軒振衣軒（有一振衣峯石似人形查係拙政園舊物數百年後輾轉而入我退園我築三間平屋即以振衣名之其臨

顏爲老友于佑任所書）韜養草堂吟風弄月軒等無非作終老計耳 難割西湖愛常常來去匆南安真懇摯廣廈特

通融重到杭州住每思裝啞聾事逢關世道未許便藏弓諸老同

尊孔紛紛保學宮會場推領袖輪到可憐蟲喫苦苦不怕熱血復

如烘奮鬪尚無效驚濤滿地洪

蟄居鄉間雖有退園聊以自娛然杭州仍未能拋得蓋交友既多變弔事無月無之人情難免僕僕風塵月必數次老友單鴻慶於清泰

路造有大廈從不出租邀我同居我尙遲遲未決而故舊門生聞知此說咸表同意竟代爲設備請我回杭既感盛情又不慣鄉居遂挈眷到杭初意事無鉅細概不聞問嗣杭郡學宮爲第一師範學校所利用一班老師宿儒見大成殿變爲盥泔所羣起反對在浙江病院開會主張尊孔先行保全學宮推舉具呈領銜之人一程良馭二范耀雯三鄒濤祺均以地位關係辭乃及我俱拍掌我得罪人太多爲言僉認爲不成理由逼之再三無可推卻撰詞呈請去後該校教職員全體列名反唇相譏以學部通令爲依據我則以世道人心非尊孔不可變方爭持未得解決而七七事變矣 乘車再返里國難正開始痛悼內助賢久病上

年死家事亂如麻逐一躬自理開門柴米鹽垂老纔知爾

袁簡齋云貧士成家須婦健我

繼妻朱氏可稱健者數十年來我從不問家事柴米油鹽不知何價朱氏病故後我回家須事事經心不勝痛悼

正在問織耕突來一驛使為言天上

雞狂踞長安市絲廠是目標槍彈疾如矢抽身立命輿冒險親蒞

止未問廠中絲先問傷誰氏職工盡安全再走市街視瞥見小兒

屍慘教魂魄禡

到家不多日長安絲廠來人（該廠係我經理）稱晨間長安被炸絲廠職工全體逃散我立命禡夫倉往長安遇路警謂長安不可去攔阻我行有識我者曰此絲廠主人也讓他冒險罷我到廠飯

廳為機掃射已七孔八洞問傷人乎守役答逃命之初出口處擁擠不堪擁倒者不計其數女工之鞋遺在地者拾堆在大廟筵滿筵但無人受傷我呼天幸嗣往近街則見有一童孩挾一書包炸死街路臥血泊中肚腸俱流出慘不忍睹其餘被炸房屋聞死者

者疊疊不復往視

人心起恐惶生產孰敢恃秋繭莫為收聘書來一紙銀團擔

任貲統會定宗旨收畢擇地安仔肩暫息俟

事變後浙江絲廠各處停工無復敢再行收繭而秋繭適將上市統制會未便置之

不理請各銀行組織銀團凡各廠借款均由會准駁准則擔保會中對於所收之繭會同銀團派員監視海甯方面設立一辦事處聘我為主任收繭事了堆藏地點歸會團會同

風雲益緊張避難勢

難已買舟向上游中道羣尊齒落日抵禹航三宿入山裏

上海風聲日益加緊我家周王

廟鎮為滬杭鐵路要道避地之舉勢所難已於陰曆十月九日買舟到杭十日清晨先至下城王炳甫門生家繼至白蓮花寺居緒乾老友家是日乃我生日杭友及門下送來酒筵兩席慶祝壽兼送行次晨我仍下舟開至餘杭城內已萬家燈火矣眷屬宿方舍

親家我與小孫銓秋投宿一小旅館山中覓到房屋始避居洞霄宮

一枝借洞霄朝朝伍羽士羣山四面高兩洞又

伊邇游興正顛狂幾忘桑與梓欲求子孫佳師聘石泉子書聲出

高樓聞之心獨喜

入山賃丁姓屋山頂有洞霄宮方丈南宋所建規模宏大高宗行宮也聞洪楊時燬於火後字尚存極清靜查為杭州玉皇山道院李紫東道人所經營乃函囑門下凌玉章往商之李表歡

迎命該方丈主持者潘養浩接我遂借住也羣山環繞中有兩洞一名天滌一名柄真足可游玩我憶一生好入名山游旬日借道士登天柱峯過九曲嶺望白泥山越虎嘯山遊羈龍山等幾自忘遊難而來一日高校同學印業楓家在石泉離洞霄宮約三里

許知我在特來訪稱閒居無事爰聘其教兒

山腰過鐵蹄舉動殊堪鄙搜去囊中鈔剝

去身上綺訴與家人聽膽怯謀遷徙暮登金竹坪晨望烽烟起

日軍馬隊

到富陽過九曲嶺我於嶺下遇之囊中法幣及身上圍巾等物均被劫去家人聞訊正恐慌時我回宮訴述情狀咸主遷避潘道士以日間防人注意待日暮登金竹坪之說進羣從之金竹坪甚高上有小屋數椽四面密林天然避難所也前可望白泥山後可望洞

霄宮東可望錢塘江西可望富陽城晨見西方烽火連天一沈姓道士告我曰富陽其有戰事矣

雨雪正飄飄如何能步履新春靜待晴

同伴商離此雇得轎幾肩隨身帶行李宮人送別時差與離鄉似

山路苦崎嶇失足血流指薄暮過田邊叩門鳳棲枳朝聽山客譁

兒女齊憂杞挈眷回頭跑兵諫良有以肩夫山背拋進退皆非是

導入綠村隴阨陳殆可比運糧運械忙欲走須俟彼重把出路尋

黎明穿草屣

時值新春雨雪飄飄夜間山上傳來搶炮之聲不絕於耳凡道役關門有時亦誤為砲聲者東坡詩中有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此情此景彷彿似之如何敢長此逗遛天一放晴即雇肩夫離

洞霄宮但居住三閱月宮中人均依依不舍對之凄然山路難行朝則冰凍而滑晚則泥淖而陷我雖扶杖下坡時失足竟手觸石尖出血兼之眼鏡落地碎不堪戴素患短視困苦萬狀夜達田邊乘竹筏渡河（原有小橋已拆去）止許姓家宿焉次曉有山客來謂新城縣長已走城門已閉萬不可去且述路上動輒遭劫我乃思退回橫坂地方暫聽消息已走半日矣空山遇滇兵說前面有戰事且避難只有向上行萬無往下退之理我聆其言甚是正徬徨間所雇來洞霄宮之肩夫十餘人顧念家中不復再肯相隨將我之行李拋去山中四顧無人家進退兩難有一熟於山徑者稱此間離綠村場不遠不妨投之乃轉入山谷求止於張姓家該陽全村姓張入夜燈火並無油燭全用竹片代之可想見生活狀況矣居一句就地無物可購欲謀出路則該陽壯丁為運糧運械被征無供役者無可如何又居數日離陽時已陰曆正月下旬矣

眼見日西沈投宿誰家美六渚鮮空房直向軍中

商偶逢陳仲舉禮讓上下牀中宵來醉尉道是黃氏郎誼屬故交

姪喚舟具熱腸天明由綠村場動身至六渚時已薄暮尋一宿處急不可得我持刺往謁駐軍軍官蒙派兩護兵代尋房屋不料回稱曰無正躊躇間來一鄉長陳姓談事畢該軍官指我而言曰此老先生逃難過此

今夜請代謀一宿慮陳曰別人房屋都已駐兵我去尋覓亦無把握祇好請到我家去我感甚即隨至其家樓之上下牀俱相讓夜膳後為明晨前進計雇一船價已說定突來一醉漢謂此間船俱係軍用我與之談自言黃姓中學出身並示肩章述及門第則故友黃克強姪也我舉克強曾相友善事告之黃即赴河埠用軍事名義喚定一舟堅囑天未明須下舟免受飛機驚又曰我輩軍人能多行一件方便事或可少喫一粒彈五更時當來相送黎明果踐約此真軍人中不可多得者也

窄溪市

欲近炸彈落舟旁水底魚浮面舟人撈取嘗死魚防毒素勸棄水

中央舟近窄溪碎然落一炸彈正在舟旁溪水盡黑魚浮水面舟人取魚圖食我勸令棄之每值天空叫片帆立止揚上行舟遇順風則張帆是時天空飛機

不斯舟人不知利害我詳為之告囑其遇機即下帆嚴關遇隣婦相見淚汪汪同是離鄉井東西各自颺

舟抵嚴東關我登岸至胡亭茂酒家問舊友胡芷香居何處回頭見鄰隣王姓婦相對歎歎同話逃難之苦旋仍各自東西沿江望前進桐邑看遭殃惶遽過

城外誰能入睡鄉坐待東方曙蘭谿目的償入城未息足空鳥又

翱翔重解原舟纜抵金細考量片時機兩見到底不安康一跌聲

同炸起來幸未傷過桐廬時遠望火光熊熊知正被炸我從城外過不敢停留次晨達蘭谿岸進城擬尋守府所在地轟炸度必難免故以蘭谿爲目的地而所謂蘭谿亦非安甯土乃作抵金再說之想無如敵機相隨而行舟達金華城下已軋軋而來全家入樹林中伏地果落一彈距離丈餘幸無受傷繞道出城在小茶棚下甫坐定警報又作家人覓得就近竹園下

一防空壕避焉呼我往我後至誤踏壕旁浮土人隨土下家人疑是炸彈聲而不知我身墜丈餘坑內起來無恙相視一笑

道人倡越嶺畏道笑王陽金浦亭

中粥宛同麥飯香橫溪投歇店暗得柳陰涼連日勞雙腳江門抬

眼望城居非安樂賃屋就蘆塘洞霄宮道士潘養浩臨行拜列門牆沿途照料渠於上江情形較爲詳悉金華既不可留渠走浦江須越太陽嶺該嶺極高行至最高

峯爲金華浦江交界處有一金浦亭空山無處爲炊該亭中有一老嫗煮實變弓米以供來往行人我家人亦同謀充飢而下嶺將夜達橫溪該處無旅館僅一歇店即投宿焉店隣有一少年來問逃難之許姓杭州口音是否曾充省議員我起問何意則曰許議

員之郎名冠臣者與我宗文中校同學我告以正是渠囑店主人侍奉甚周次日近哺抵浦江城擡頭見城上有望江門三字城內由潘紹介駐陳隆興鐵店中旁有石牌樓一座我念在此萬一被炸鐵石橫飛危險何堪設想旋出城就蘆塘賃一小屋

有宋祖廟右有馱龍岡山深林密處隱逸確爲良偈此亂離際小

住更不妨南朝天子裔都已久耕桑屋小雷搖動山高風滿廊兒

女居勿慣有僕話流觴盛事蘭亭序相偕再束裝送行勞地主黑

夜視茫茫

蘆塘全村姓趙相傳南宋時趙氏子孫遊難到此遂家焉山之深處有宋祖廟我所駐之趙鄉長家其屋復有馱龍巖廟論遊難確最適當惟屋小如舟雷聲響時屋為搖動飲食起居無一不苦且猪羊雞鴨遺溺滿地家

人咸惑不慣有僕自越中回言紹興城內與太平時無異羣思雖此寂寞無聊之境進城託陳姓雇一汽車直達鄉家陽陳婦送行且遣其戚伴至臨浦我登金華來之火車坐位已滿乃坐人行處行李上車上無燈光蓋防敵機也車抵臨

浦曉山光接水光繁華原未減直趨故人莊雞黍留賓敘迴殊在

遠方清明歸思勃滬妹未相忘遣役遠來迓乘風出越疆車抵臨浦天將曉我僕係紹人

操紹語雇舟沿河行遙望山陰道上風景宜人未及登岸一游其憾事焉入城則已日落西山夜膳同舟開往張家樓盡一夜之長到達河邊浦清晨有陳叔明趙傳貴相迎下榻故人高鵬年家清明節屆高邀往北山隱修庵設筵款待路上見祭掃紛紛頗動歸

思半月後滬妹遣人來迎始離紹境姚江欺客懦一味逞蠻強刺請官來禁深宵自負箱舟進餘姚

縣城甫傍岸即有旅館人及肩夫圍繞我舟問宿誰家我答以不上岸該旅館人謂舟中不能夜宿我們開旅館要納捐萬一大家宿在舟中捐錢從何而來請上岸肩夫且下舟欲自搬行李我以難民應當體諒則曰既是難民應到收容所去人聲喧嘩愈聚愈

多竟有欲取舟上之櫓者蠻橫無可理喻我不得已出名刺命僕赴公安局請派警彈壓局長為何人我亦不問逆料浙江官場當不至不知我名越牛小時許果派來一巡長將若輩驅散深夜往輪船埠喚肩夫均以日間故莫肯為勞別雇人力車若輩又不許

乃男女大小均自負箱篋而行亦云苦也小輪飛渡甬舊雨慰倉皇誰說航行歇船開謀福將攜

家風浪逐不顧路修長雖張家樓後由東關過上虞百官渡曹娥江出餘姚城水陸並行計兩日乘小輪抵甬寓大同旅館訪舊不遇幸統計會馬軼羣時因運齋在甬常相晤錢憶浦江動身

時盛傳航行已斷然至甬則謀福輪駛滬有期矣登輪之上日諸弟張天錫來寓十餘年不見恍如隔世渠送一席盛筵來壓驚此逃難中意料所不及也夜達海關埠岸旁桃李芳

扶登車疾駛阿妹喜非常我在大同臨行時曾發一電故謀福輪抵埠已有汽車伺候王炳甫顧毅森等門生同來迎迓扶我上汽車至順康典我妹相見甚歡緣周王廟出發逃難之

後

初我妹與妹倩陳慶榮及甥寶根隨我至洞霄宮杭州將淪陷時其姑病危追回滬上別離已有四月之久

大廈居無福尋巢進衙堂室籠人似

烏嘈雜尤難當八九不如意我姑避風霜

祖居在鄉土名大路口離周王廟市約三里許我妻朱氏以兒輩讀書往來不便於市之東購

一沈家廳修葺而居之約數年我於廳後築一西式屋名曰高鳴小廬旋復於廬後購地補築退園地約十餘畝前後房屋數十幢日軍初來時致我一書稱如此大廈何以不來居住限我遷回我痛心極矣費多少金錢多少心血成此建築物猝遇國難無福享受在滬租兩幢樓屋同居者五十餘人如鳥處籠中已痛苦萬狀而衙堂生涯尤感嘈雜忽而羣兒叫囂聲啼哭聲忽而隣右唱戲聲胡琴聲又忽而無線電報告聲機器影片聲更忽而劈拍打牌聲小販叫賣聲最厭惡者蕭蕭馬桶聲無朝無夜喧聒耳鼓欲思執筆文思被其打斷欲思倚枕睡夢被其驚醒種種不安甯付之無可如何而已 老命祇一條迫人事千萬廠絲不翼飛理債

空呼恨函牘請公評身心歎交困

到滬後此條老命無日不為人所利用最初長安一二兩絲廠債務蟄集廠絲六十餘担為海甯縣長王翦波覬覦派兵運去

寄存桐廬地方銀行該行我曾作書由中國銀行行長金百順轉交託具保管并聲明任何人不得取去不料桐廬被炸後該行擅自將絲運滬以賤價售去與我所售之價相差一倍餘長廠原欠該行之款完全出於信用並非將絲抵押我據此理由函請該行行長徐恩培清算要求賠償損害該行以照我所售絲價尚有餘款發還照該行所售絲價應付不足之數函願往還不勝憤恨結果徐行長彙王以莊等調解作長廠損失減折還款論免其未得同意擅自處分賠抵之責我重交情亦允再付九千餘元由該行負責人出一字據作訖總之我意但求支配各債主無缺然煞費心力身已不支而抱採薪之憂云 長廠債畢還浙繭又相恩計在救難胞

俾謀工廠飯替購徒辛勤氣惹一場悶

長安絲廠股款及銀錢兩業欠額共計三十萬元左右僅少七百餘元由我個人賠貼清楚一事了矣左

事又來華中蠶絲公司成立浙西絲廠咸歸該公司掌握上海絲廠原料一無來源適浙東蠶絲統制會運繭來滬浙廠以遷滬為名與滬廠競購我以浙廠職工逃難在滬者正苦無暇飯地乃出為浙商購繭方主浙繭不容滬廠視為禁嚮始得分購一部并推陳警先為代表赴甬預約其時絲價逐步上長廠商均可獲利而陳與連元絲廠發生糾紛幾釀訟案我念同一團體何得爭執貽滬人笑盡舉酬金五千元津貼陳遂相安無事蓋我為人謀本不願得此酬金故也 浙廠同鵲

巢鳩占羣懷怨旋聞有轉機議把收回建提筆寫淋漓不計利與
鈍得尺願總違還算能得寸何物作酬庸儲幣卅萬券素性慕清
廉豈愛多金獻儘數撥充捐冀將錢虜勸人生過隙駒焉用腰纏
貫浙江以各絲廠自華中蠶絲公司以現物出資爲名與維新政府訂約使用後廠商無可如何有別訂租約者有不訂租約者
有租約期滿並未續訂而依舊使用者亦有不使用者情形極不一致廠商自己不得營業憤恨異常迨發還紗廠事實現乃
援例要求我以一枝筆不計利鈍文電各機關達到收回產權目的雖賠償損失未能滿意總算得一解決廠商集議所得該公司
租金額內提出二成作爲辦事員酬勞我以主任地位得三十二萬元儲幣全數捐助地方事業費非故示清高也實以平素抱定
正其誼不謀其利宗旨故分文不取并以勤滬
上同鄉之發國難財者稍稍往其咨嗚之見海塘重搶修民力實嫌遜籲請發帑藏遭

斥憤官憲狂奴故態萌文筆自矜健兩部覆我音措詞變謹愿

海雷塘工

向設專局辦理事變後木石兩項無從採購年久失修險象百出同鄉居葆輝以民衆自動搶修來滬籌款公推我爲辦事處主任
我以塘工經費浙省規定歲修二十餘萬元大修則不在內頃此工料奇貴民衆方面如何有此能力乃呈請僑政府撥款修築不
料南京財部隻字不批實部則大打官話斥爲應毋庸議我憤甚倚老賣老用私人名義函致部長陳君懋約千四五百字聲述
歷史遂層駁詰陳見函自認主辦者失當面諭實建兩部祕書廳答覆以中央財力有限業由浙省籌費當可逐步修復爲詞云

凡事不怕難詎容袖手看西湖早署閒到滬忙宵旰時勢迫使然
臣門市不散有乞解糾紛有求救危難有欲借虛聲有謀輕血汗
有託作曹邱有商仰屋歎有望慕鴻囊有請逐虎冠種種費心神

幾無一日斷索文和索字儒雅事不算一刺及一緘獲效居大半
我也不自知潛力能浩漫臨膳猶忍飢臨睡猶伏案在人固稍舒
在己苦常喚一副賤骨頭鮮出門遊玩自朝至夜深勞瘁非所憚

我在杭時自署西湖閒人鑄一石章到滬後此章藏在家中依舊清閒不謂聲處年餘滬杭路一帶皆知我之住址來者日見其繁
近幾年則臣門如市也素書楹聯年以千計索題詩歌月必數起此文字雅事姑置勿論外有債務關係極難解決而求我調停者
有受人壓迫或被逮捕而冀我援救者有經營商業虛爲人欺而請我加入者有捐額太鉅負擔無力而挽我緩頰者有閒散無事
生活困難而乞我代謀枝棲者有無米爲炊告貸無門而哀我設法振濟者五花八門無所不有甚而僧道尼姑及辦慈善事業者
亦攜捐冊來懇費神尤奇者家鄉不肖官吏橫施詐擾僉以非我出場不能驅除而迫我下手者座上之客無稍間斷我是一避難
無聊之人居然一刺一函常常獲到效果真不解所自來應付之忙即欲偷閒勢所不許有臨喫飯時客未去我祇好忍飢稍待有
臨午睡時客又來我祇好起床委蛇老年如此我不求人而人偏我求素抱熟忱不忍拒人救人之
命保人之產自念無負此心家人謂我是一副賤骨頭不肯出門遊玩以避而自討苦喫然平否乎

有教類本無濟

濟品混亂鷄鳴狗盜儔也入我門閉探索大根苗都是含手腕處

亂說權宜便難高崖岸環境既變遷趁此化凶悍容納多一分一

分減塗炭古來稱良醫蓄藥非片段江敦性似迂孟嘗識時漢我

本此意推兼容下決斷

我收門生始於民初第一人爲蘭翁守南自杭辛齋顧子才兩友物故後益見其多張溥泉（繼）來杭謂處此時代決非個人能力所可周旋必欲集會結社太覺

拘束不若收容門生棄取自由且門生之信仰心較集團爲堅定我聆其言甚感有理故事變前在杭門生已不少到滬後復源源而來但流品較雜矣有語我曰若輩無非存一利用之心清濁不可不分我初抱江敦移床宗旨徐思嚴格拒人必遭人怨於地方

反多不利孔子對佛胖公山真有深意爰下決心來者不拒其人平時如有不正則加以勸告望其遷改因此保全良善不少 翟公痛論交一死一生判盜掘故

人墳遺骸險被爨家遠難使聞我聞倍悽惋先託取其棺人多盜

始竄急急購新阡地擇小山畔遷塋報工完藏圖待後按金華王字川（廷揚）我老友也文

韋道德冠一時爲浙省黨部中之矯矯者極重我凡我觸當道忌入獄無一次不盡力營救我甚德之卒後葬古蕩公墓杭州淪陷後墓被盜掘棺已暴露（其時人死棺不可得盜匪往往掘墓見棺未損則傾其屍而售其棺）莫爲掩埋有張靜山者函告我我

不知其家屬何在卽函囑門下高炳文先移其棺於安全地旋託張購地代葬所費除陳德新助百金外均由我支給查王在杭久平時奔走其門者戶限爲穿而身後遭此危險竟無人過問獨得一素無交誼之張出而策劃遷葬地下有知當感張之義俠也目

下新葬地契約留存我處 俟時局平定後交其家屬 每一念家庭曷勝涕淚零先祖孫有入於我再垂青

分外加培植青矜異白丁涓埃無以報長媿負傳經羣季俱不祿

羣阮少瓏玲祖產傳求售痛心陋室銘長安同一轍父業早無形

坐食山將濯何時醉夢醒書來稱待哺書去枉叮嚀屢把千金贈

還嫌痧藥瓶少壯不自力墜落背先型相隔迢迢遠無從作警鈴

我家兩房兄弟八人今祇存我一人當初祖父雲樵公最鍾愛我家中延師教讀我與大房利賓長兄均入泮餘則就商祖父享壽八十有九我未成名以報慚媿之至目下姪輩天折者多堂姪一不事事胞姪四有兩姪亦甘墮落在家坐食將我父經紳公辛苦

創造之萃泰糧食店閉歇并欲與堂姪共變賣我祖所建之大廈我憶及兒時讀書室不禁淚下爰囑門下力子保存然姪輩時有書來告急我盡力周之猶不滿意識我是痧藥瓶（我鄉有痧藥瓶裏灌銀子一諺語極言其小也）噫姪輩如此我去書訓誠全

付水流相隔七八百里無從面命耳
搃及爲之親壽生路以維持一哭

再談窮老命湖海一飄萍時日家居鮮馳驅迄

未停飽嘗縲絀味困憊憶西冷

我自浙江高等學堂畢業後奔走四方迄未甯息在外時多在
家時少而陷入囹圄凡六次攸關性命者則四次亦云苦矣

天

道真難問生兒不永齡爲爺期望切訓讀戶常局嘔盡心頭血中

西藥罔靈髯蘇愚魯願

東坡有但願生兒愚且
魯無災無害到公卿句

卒付望思亭責受喪明卜

子夏明
子襄明

曾子以三
罪責之

情傷埋壁邢

邢恕子敦夫早天黃魯直詩有眼看
白璧埋黃壤况是人間父子情句

非熊求再世爲納兩小星數

載一無出良朋倡議聆少年皆我嗣徇俗祝螟蛉先向竹林選次

從芥園探同枝難得當異姓許分甘聊勝於無慰命名深意含病

妻悲失五捧負冀成三女是誰之女男是誰之男來根都不管教

養一肩擔己出視無異旁人笑太憨我姑娛老景血統復何談

冠兒
冠臣

頗聰穎肄業杭州宗文中學有同學約往上海求學我以上海繁華少年易染惡習不許也兒本用心讀書我愛之自不許其請輒
悶悶不樂將近畢業考試忽患嘔血症中西醫治症益劇療養於西湖葛嶺抱朴廬仍不見效旋夭折我慚東門美而效西河卜勸

慰之書自公卿以至名流盈尺獨沈君玄廬(定一)創一說謂少年子弟凡有可造就者皆我後也何必已生爲念耶我納兩小星
一徐一方希冀非熊再來藉延嗣續不料數年均無出乃循俗祝螟蛉焉初思於姪輩中得一人有萬臣者已商得我三弟見資

同意而我妻朱氏反對謂此兒亦不濇毋多此一舉以增傷心事我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未幾竟如其言復探得出嗣張氏姪克
臣之婦行將臨盆遂與克姪約生男則嗣冠兒偏遲遲不墮地鄉諺有遲產必女之說希望漸淡而內姪文豪適於此時舉一子即

抱而撫之命名曰千秋以冠兒自號秋夢樓主以秋名孫示不忘兒也朱氏生三男（迪臣繼臣冠臣）二女（鑫寶傳寶）或四五歲或十餘歲俱天病臥床上常懷舐犢之愛雖撫一孫猶言兒女未嘗不生而竟無一在我眼前我病如何能愈我憐之尤其請先後領養男女各一即今日依依膝下就學中校之菊英晉臣是也撫如已出老友玄廬泉下有知以我為能受言也歎

流浪來孤島生涯感不堪日常言

吃着節儉素無慚粗糲食還飽不求酒肉醴破衣補還暖不羨歌

舞酣法令如毛密長驚虎視耽吏蠹全放任水火獨懲貪配給名

誠正長蛇陣怯參出門逢草索半路勒停驂種種艱危狀我生所

未諳早知滬局窄悔不隱終南

避難來滬生活程度日高我素儉約亦有維持為難之感起視他人或飲食微逐或酣歌恆舞動擲數萬金一若不知有國難者說者曰

此輩正大發其國難財儻來也易揮霍自豪何責焉我一竊讀書人既不肯什又不能商得粗糲飽破衣煖不凍餓以死已屬萬幸尤可痛者鄉間羣盜如毛而都市法令如毛一般利用法令者敲詐勒索如虎如狼無所不用其極所謂食污之風不堪究詰也然熬辦之舉百不見一獨至水火問題一逾限度即處斷罰毫不放鬆且或借端以遂其私孟子曰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勿與者至足也今則至足變為至不足一歎又日用之品如米煤油粉腹皂火柴等美言配給失信姑勿論即實行均須入長蛇陣以購後至或逾時不及購得常廢然而返此種怪現象不出門則已出門則無日無地不在眼簾且出門一遇草索攔路便不許進退烈日暴雨之下真令人輒呼奈何耳

荒亂話疇昔少陵真困

尼家有餓死孩囊無救寒帛我今亦流離八載家鄉隔猶得慶團

園飢寒又免迫比之杜所遭雖苦覺稍適

杜工部詠懷詩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又北征詩床前兩小女補

綉才過膝那有囊中帛救汝寒慄慄文人不事生產一值亂離便爾窮困若是良可慨
 已我避難離鄉一家七口依然無恙雖不能豐衣足食猶堪溫飽比之杜老差自慰耳
 一夜夢亡兒勸爺少

負責爺苦阿誰憐爺老阿誰惜萬千盡子虛世人空役役夢聽兒
所陳淒涼感慨百依依滿膝前畢竟身仍隻兒入夢殊奇復夢杏

難獲冠兒病卒二十年矣魂魄不曾來入夢本年六月十四夜無端相見夢中語極樸切力勸我休養不知何故醒後詠一絕紀之夫幽明異路父子豈能常見近世靈感之說盛行扶乩招致似極易事我未之行也惟望復夢竟不可得痛哉

老夫意氣豪仗義褫奸魄寧令己受虧不忍人蹙額磨折歷重重

少小迄頭白人間命薄奴應我居首席得過今且過何事憂朝夕

我性慧直動遭當道忌喫虧固不在小然於民衆則未始無絲毫之益自念此一生千辛萬苦殆人間第一命薄奴乎我年七十餘歲月媿虛擲急想補

蹉跎其如兵禍劇不能爲文淵自請馳疆場鬱鬱危城居高吟歲

寒柏山河舉目殊衰朽無良策含淚寫此詩自歎境多逆身世幾

憂愁滄桑幾變易何時烽火休全家歸故宅再睹太平天揖我振

衣石袁簡齋詩云韓蘇李杜從頭數誰是人間七十翁可見人生七十是大不易事我今年七十有一飽經憂患閱盡滄桑而一事無成甯不媿死值此流離顛沛之秋雖東身自好有歲寒松柏未曾凋之吟究竟未盡匹夫之責清夜捫心輒呼負

負臆壯不如人老無能爲惟望早睹太平得歸故鄉長揖振衣峯之石以沒世於願足矣

此作歷敘生平及自註與己卯七古雖事多重複較詳云

乙酉 七十二六律

一別家鄉已九年艱難困苦日呼天眼前兒女俱成累腕下文章

不值錢勸募塘工捐書致富豪盛立定脚跟待浪靜放開膽量任風顛滬上空曠時期人心恐慌紛紛

遷避有勸我回鄉者我以聽天由命答之亂離况味今嘗盡默念平生祇自憐六次入獄四次幾流血

老來更比少時忙兩字無非是熱腸情急相求且吐哺夜深有事

輒離牀近幾年來敵偽肆虐就商營救者日必數起直令我寢食不安挽回大利謀生產蠶絲出口為江浙大利自敵人統制後清白絲繭商無從染指且多數絲廠被敵佔用絲半載

向偽政府力爭始得收回產權然損失不堪矣現政府接收敵偽財產我呈請將蠶絲部分不作別用留充復興蠶桑事業經費以挽回對外貿易保存固有利益捍禦狂瀾募築塘海塘關係七郡生靈淪陷

後年久失修塘身岌岌可危本年組織塘工協會募捐搶修秋汛狂潮幸免出險精力朝朝幾費盡醫言休養願難償醫生以我年老勸稍節勞

儉為美德要躬持耐守清貧莫俗隨海上繁華無我分來滬八年徵特戲院舞廳電影場等從未

涉足化錢即茶肆亦已六年不入矣家中節約盡人知我家無男僕女傭一切動作皆自為之凡可省者則必省聘書屢作謝公却謝疊山有却聘

書我薄有微名浙省偽政府每思羅致如汪瑞閣項致莊丁默村等或派員來邀或親自面請我均拒絕聘書亦先後退還訓語常遵朱子遺朱柏廬先生家訓謹遵守之休道老

夫太自苦年來物力委難支物資稀少價格奇漲

大好光陰一擲中青年已變白頭翁齒牙盡落常資水

我年餘不喫飯日
嚼雙弓米三次

皮骨僅存最怕風煙霧滿鄉歸有待

家鄉游雜部隊擄劫時間安居兩
字尚談不到故不得不遲遲我行

雲山萬里

憾無窮

重慶當局大半係我老友我未能杖
策馳驅追隨其後去書每引為遺憾 七旬又二人間少看透英雄總是空

當初
軸心

國何等氣談
今安在耶

還我湖山喜欲狂國旗到處又飄揚邀參宣導才慚拙

蘇浙皖何宣導委員
民魂對於杭州工作

邀我參
加未允 浼助指揮力媿強

淞滬第三區忠救軍張指揮官寶琛
躬請協助我力薄未克盡量相助 縱使故交都促返猶愁

遺孽不勝防再留海上原非計稍待澄清便束裝

年年憂患度生辰

陰曆十月十
日為我生日

今值生辰夜已晨滿望雲烟能散盡誰

知風雨尙來頻

指中共
問題

小民憔悴偏尤甚

苛捐雜稅無奇不有鄉間
按戶攤派民生憔悴極矣

全國和平迄

未真殘局如斯收拾下那容兇酌慶長春

年年生日故舊門生欲為我稱觴
我以時局救平後為約而今何如

丙七十三二十一絕

九度生辰流浪中今朝仍是未歸鴻前言欲踐猶須待

歷年生日親友欲為
稱慶予堅拒以時平

還鄉
爲約好在攘夷已奏功

未能拋得是杭州兩度言歸無限愁
昔日鵲巢鳩占盡棲身還費

百方謀戰前所居之宅被人佔住
現正魂人勒令遷讓中

久想回鄉迄未回問因何事此低徊
欲將心境從頭訴難盡千言

祇自哀種種原因
欲歸未得

一事蹉跎正十年荆妻靈座在堂前
頻勞親友時相問亟盼澄清

舉室旋

家園景象究如何廬舍猶存殘破多
從事興修大不易得過祇好

忍且過

八年抗戰盡英雄禁佔民居過耳風
圖保敝廬須自駐家人分散

各西東佔住民房禁令無甚效力祇
好分一部眷屬回去駐守

公同事業逼人來東走西奔日幾回
駟馬高軒無我分常將徒步

代輪胎

需費狂增到杏壇讀書兩字也誠難我家兒輩應求學那好言貧袖手看

世道人心大變更國家受害實非輕縱觀朝野都沈默記念尼山

百感生

日寇內犯後世風不古險詐貪污觸目皆是杭人恢復孔聖紀念會仍舉子爲副會長益增感慨

徵糧舊調已重彈無數鄉農心膽寒我亦被催詩興敗家書兩石

要先攤

征糧一事農民不勝苦痛子得家書亦稱先期要攤借兩石

家事千鈞付一肩兒孫兩代未成年開門七件都須顧誰道老來

好學禪

都是相隨數十秋遭逢國難各飄流劇憐兩地分離後歸去已無

一個留

戰前子有老僕三人今已無一存者矣

都中舊友滑稽流函問爲何不下舟報道文君頭已白豈甘再嫁

貽人羞

同粵某以子在滄留區略有微名何以能不落水予據張君詠霓言告之蓋張在日與子作竟夕談有我輩老寡婦何可再嫁人語

賠了精神又費錢爲人排解總求全世間仗義知誰是景仰前賢魯仲連

劫中損失莫天尤文字有緣感舊遊不獨孫公遺札在蔣公手蹟

也還留

一度回家檢視書室損失極多然三十年前中山先生海甯觀朝後所賜之書及蔣主席奉孫先生諭轉來猛進如潮四字函均猶在

看家狗每被人欺幾度攸關性命危贏得同呼翁不倒敢云年邁輒推辭

絲繭危機滿目前齊謀挽救急呼天痛心盟友偏扶敵累我枯腸

搜索連

本年絲繭業陷於困境繭質纒費很費筆墨此次日繭運華之要求又爲盟邦顧問所拒迭次文電俱予捉刀

蠶絲領袖說三星同是古稀以上齡劫後回杭留色相白頭中坐

侍年青

陳君勤士年七十六褚君慧僧年七十四子年七十三同爲浙江絲繭兩聯會主席前月回杭開復員會到者數十人會畢攝影陳褚與子中坐各同業代表侍焉

行年七十又增三歷劫遭磨不再談自詡此身還健在笑他威武

合懷慙增韞袁世凱孫傳芳等均欲置子於死地今安在耶

眼看遍地是哀鴻何忍稱觴稱壽翁奉勸親朋門下士仍移嘉惠

濟貧窮去年曾勸祝壽者不必來滬請移其費以施粥今仍抱此心

丁七十四十六絕

古今多少擁威權能有幾人享大年我每自憐還自笑窮途早許

老而傳禮云七十曰老而傳

白頭燈下記當時語與兒孫靜聽之化險爲夷曾幾度贏來不倒

稱翁詩亡友杭辛齋贈詩有屢蹟何妨仍屢起可憐不倒已稱翁一聯

走俗抗塵二十秋漫將秃筆效班投邇來文字催如債搜索枯腸

夜未休

繭絲大業正垂危奔走號呼乞護持惹得時流頻蹙額座談會上

獨期期農林經濟兩部所設之蠶絲產銷協導會予被邀列席每對不合理之處輒期期以爲不可該會委員多數時有難色

合作問題付我身慚無力可致錢神書來書去徒饒舌未荷仁囊

慨濟貧

上海市合作消費社舉子爲理事長以前欠中農行合作金庫之款未之清償函請續借竟遭婉詞拒絕

姪婦秋來又暴亡童年子女苦無娘從今教養伊誰任祇合老夫

一力當

姪兒禹臣早夭其婦今秋又暴亡所遺子女各一均在童年此後教養費子不得不爲之負擔

秀士人情紙一張而今紙亦價高翔紛紛紅白東飛到都是想叨

翰墨光

禮尚往來自古已然今海上風氣不問有無交情動輒以紅白柬相貽大有應接不暇之概且不歡迎子送禮物獨希望楹聯詎知洛陽紙貴卽一聯已非鉅萬元不辦

相需事業抑何多到老猶教忙裏過總是前身債未了今生催迫不容拖

浙大校名幾變遷後先同學半茫然今朝少長欣咸集值得豪呼

斷復連

前清求是書院改爲浙江大學勞乃宣監督辭職後陸懋勳太史繼任奉清廷令改爲浙江高等學校子高校學生也前年校友聚餐咸以母校不復存在（入民國後仍改爲浙江大學）同學年少一年爲嘆今浙大發起同學會

凡求是高等及文理農工等學院均列入浙大予年最長同學向以族長見呼是日國際飯店開會子扶病而往以高校列入浙大斷而復連甚快慰

小築退園退叟名尊榮做屣一身輕下車久已嗤馮婦見獵何嘗

便動情國大選舉子絕不競爭居然列候補第一足見鄉人情感

如此八年浩劫中敝廬檢點未全空三分所有猶存二合感徐姬

策劃功予家器具書畫賴徐姬回去搬藏得存十之六七幸矣

一年兩度到杭州未出戶庭打槳遊自暑閒人閒福少可憐僕僕

爲人謀本年回杭兩次一爲繭業協會開會一爲航海汽車公司開會均未出門一游西湖自署閒人今則已無閒福

一鞋十載尙如新差與晏裘儉約倫滿願家人齊步範常思物力

維艱辛予二十七年春避滬以一元二角購一緞鞋外出始著平時兒女所不適用之鞋藉以穿着故該鞋依然如新

孤島流亡正十年欲歸誠恐未安全四鄉匪案層層見渴望澄清待幾天

人間七十亦尋常豔說我家世壽長先祖耄年先父耄躬七四幸康強

年年生日戒排場不步庸人自擾忙今歲及門偏作劇行蹤到處

01452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9915B

輒稱觴

子因事赴杭州門下以久不慶子壽為歎乃設筵相待過
則諸生效輦回滬正值生日親朋復循舊例致子無一可拒却

生日吟

八四

